

春秋折中

傳

十一至十六

四

宣

自十二年

宣

文

自十一年

文

僖

自二十七年

僖

自十六年







春秋稽古卷四十五

皇和

安藝 平賀 晋民房父 著

折衷第十一傳六

僖公中

十六年今茲魯日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杜預云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折衷曰杜因叔興下言以為石隕鷓退自是陰陽之事而不  
關於吉凶觀隕星也風也之言則似謂是但陰陽之錯逆而  
非鳥鳴于亳社之類然下文又有吉凶由人之言則傳意不  
然也蓋叔興之意吉凶人之所為而非陰陽之所為也而人  
之所為感而見於天則魯喪齊亂未不終乃是其兆止言失



問非謂非其兆不然何難言之有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

杜預云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杜預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傳遜云愚竊謂天人相感久矣人事作于下則天變動于上正賢智所當察也叔興分天人而二之豈其心之所謂誠然者哉且叔興所言後事皆驗而杜云失實恐為有識所譏何

也讀傳文與杜註雖同而意實別蓋不察其意槩以其文而淺解之故云云爾且其言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然獨不能感天平故去旧註而特會其意以僭註於其下云

折衷曰傳辨極是但杜不以此為三國之兆故云失實而以後驗難之非也傳解云陰陽順逆為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譏哀公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此註申傳意而不解文故今又改註然其義得之故寄於此

十七年女曰妾

杜預云不聘曰妾

折衷曰杜掘內則觀傳為官女焉則非妻妾之妾蓋在古不



聘則北宮女為妾故內則云然

而止公

杜預云內諱執皆言止

折衷曰傳何諱之有此乃止之也

猶有諸侯之事且諱之也

凌稚隆云猶若也諱言見執故托會以告廟若有諸侯會同之事焉

折衷曰凌說本林註非也凡云且者必二事也如說不應有且字

十八年齊人殺無虧

折衷曰傳本與下一連文插入鄭伯朝楚耳杜云以說宋非

及朝衆

折衷曰使朝衆臣也林堯叟為在朝之臣非也

狄師還

杜預云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顧炎武云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秋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解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折衷曰莊閔之際狄屢伐邢有齊桓救之事蓋自是而邢屬於狄今共伐衛亦不得已之事也何獨留是省文耳

梁伯益其國

折衷曰凡左氏稱國多國都也凌說為是杜云多築城邑則



以邦域者非也

○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劉炫云李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曰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

折衷曰劉炫泥始字已甚矣次睢之社夷之所事傳謂之淫昏之鬼則曰用人杜未可非也不然襄公何為備必是仍曰也李平子是亳社之始中國固無之楚子用蔡侯夷俗固有焉孔疏以曰始與不曰始辨之抑未矣

欲以屈東夷

折衷曰孔疏屈訓聚云使東夷聚來歸已也朱申依之下文屬字林堯叟為聯屈皆非也凌氏得之

不相為用

杜預云謂若祭馬先用馬

折衷曰馬先用馬不可曰相為用故以意改之

齊桓公存三亡國

傳遜云杜云三亡國魯衛邾竊謂魯雖有慶父之變何至於亡不得在其數蓋謂杞與邾衛杜以城緣陵傳云不書其人有關也遂不數耳不知淮夷病杞已甚不遷將遂亡乎折衷曰傳說是今從之

義士猶曰薄德

傳遜云杜云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邾衛竊謂因亂取魯固不必辨而救邾雖稍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蓋槩言其德



不及古先聖王耳。  
折衷曰：傳氏亦得。

用諸淫昏之鬼

折衷曰：杜云：非周社故。措辭不好。雖周社用人可乎。  
刑子寡妻

杜預云：寡妻，嫡妻。

折衷曰：以寡妻為嫡妻，我未知何故。以諸侯自稱寡人乎？是謙詞也。此詩贊文王，其夫人何以寡妻稱之。

二十年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折衷曰：止云不時，下又云從時，而不言啓塞之時，則為土功之時，明矣。從時，從土功之時也。不然，則啓塞何由知時？杜云：

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竊謂隨壞時而治者，何以從時言之？上云書不時也。杜已云：失土功之時。又何以土功言之？又烏知南門非壞而作者？又啓塞與土功異，則何故以土功之制譏之？皆不通焉。

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林堯叟云：乞靈於楚，以求諸侯為霸。

凌稚隆云：求諸侯於楚，欲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也。

折衷曰：宋公暴凌而求霸，其意欲使楚從已，豈屈已乞靈借令邪？求諸侯，求諸侯之事也。諸侯之事，謂會盟。十七年，猶有



諸侯之事，卽是也。二家不知古文，徒以字面說之，致不通耳。  
公欲焚巫尪

杜預云：或以為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旱，是以公欲焚之。

且折衷曰：下云天欲殺之，則如勿生，是天惡之，而非哀之也。耳天之哀者，公殺而求雨，豈理邪？且天哀雨入鼻，其人必終，則竟不雨，亦非理也。又分巫尪為二人，擅弓已然，然天欲殺之，尪可言之，巫則不可言，故今為一人，以臆解之。

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折衷曰：修城郭，宜兼服虔林堯叟二說，務穡勸分，林說並是，杜穡為畷，訓儉，儉與畷不同，且省用卽是儉，故陸粲云：既云

省用矣，不應重務畷。

二十二年以服事諸夏

晉云二十二年四字宜移于王子帶之上

杜預云：與諸夏同服王事。

朱申云：附庸小國，不達於天子，但服事中國而已。

陸粲云：猶言以服事股耳，不必更言王事。

傳遜云：凡國之始封，必命以同服王事，雖時不然，原其始而言之，宜也。

折衷曰：杜雖於義無害，而非文意。朱雖文理當，而不宜。但以服事諸侯言，故陸傳為遷就說，竊謂凡言諸夏，多對夷狄，故總指中國，而無天子諸侯之別。此對下文臺夷猾夏而言之耳。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

折衷曰此後言也杜以前句屬諸須句後句屬諸邦遂引叔孫豹一時之言以邦為夷大拍邦雖非蠻夷滅服事諸夏之國絕祀延禍亦是猾夏也故成風為言

○二十二年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折衷曰經文脫落分明如傳註辨之公穀亦無之然公穀之經取於左氏左經闕則公穀無之其所也

命不易哉

折衷曰天命不易得之謂也與峻命不易其義全同杜云奉承天命甚難似而非也

大司馬固諫

折衷曰大司馬朱申陸粲顧炎武馮李驥皆以為子魚杜拘大字以莊公之孫公孫固雖傳遜辨而後杜也前後皆子魚之諫且自讓襄公公委仕國則子魚是首臣司馬何有上大司馬止稱司馬顧氏引證歷々固固辭之固固諫之語傳中往々有之杜非也

弗可赦也已

折衷曰此句難解朱申云恐逆天意不為天所赦也顧氏云猶書言不可追陸氏云違天奉事必將獲罪勿可赦者也傳氏依之諸家皆歸于一意於文不可見赦也義或然竊疑赦救字之誤也不敢自是故兩存焉如杜可字絕句則大謬不以阻隘



杜預云、不因阻隘以求勝、

折衷曰、杜以阻為險阻之阻、雖字義當、非文理也、此是活用、故林西仲直訓迫、亦非字義、今以阻猶迫也注之、

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

折衷曰、孔說未暢、故別解、以上答不以阻隘也之言、杜通下解、非也、

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杜預云、言尚能害已、朱申申之曰、敵人被傷未死、猶能害我、安得不再傷之乎、

折衷曰、二氏因害已而視之、非傳意、本文言、明恥教戰者、在殺敵矣、傷者未及死、猶未至軍之本意、乃重傷何擇、

三軍以利用也

折衷曰、杜云、為利興、卒看如無害然、細味之、林西仲云、利、如易卦利行師之說、甚允當、故以此意注之、如顧炎武利鈍之利、與下文利而用之阻隘可也、不合、

金鼓以聲氣也

杜預云、鼓以佐士眾之聲氣、

林西仲云、以聲為士氣之進退、如曹劌一鼓作氣之說、折衷曰、杜其意則可矣、但聲屬士眾、非是、林說稍可也、猶未也、故以意注之、傳氏顧氏俱用、劉用熙說云、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聲訓、宣屬牽強、傳氏云、於文不順、故然、古文有如此者、下文既云利而用之、而不云聲而氣之、可以見也、傳又



云金鈿也用以節鼓古者鼓以進兵金以收軍故為鈿西仲亦泥之故以進退言之此帶說耳古文不拘往往有此法鼓僥可也

杜預云僥巖未整陳

馮李驛云僥說文互不齊也

林西仲云鄭郊云僥猶曲礼僥言之僥無次錯雜也如杜說則僥當從山矣

折衷曰鄭說可從

師縉

杜預云楚樂師也

折衷曰師曠師涓師執師觶之類皆是樂師故杜云然然此

等皆盲人不宜使瞽者示俘馘未安故削戎事不遇女器

傳遜云杜云俘馘非迎婦人之物陸曰依杜云是以俘馘為器與傳文乖矣郭定襄言戎事尚嚴不迎女子所御器是也折衷曰郭說是也以傳解詳收之杜拍俘馘為禮率於無別

折衷曰無別謂受婦人送迎也林堯叟云取二甥女是終於尊卑無別愚謂凡曰別者皆謂男女之別取二甥女未聞為無別也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邵宝云此倒語也若曰具有幾人能靖者與



折衷曰此為一句與字遷在幾下看邵說是也。叙文共字絕句誤。

期期而不至

折衷曰期期若曰刻期懷公為之期限曰至某日而不歸則無復赦也。杜下注云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是似為期年故叙文以下諸儒皆讀基音為一周年。夫懷公雖暴已為期者有未及而執乎且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分明是過期之文解已誤又何得為期年。故傳遜云懷公怯懦秦晉密迎豈遠其期至期年乎且觀下狐突所對並無未反期之意蓋懷公自以意限之期至所期而不至乃殺之突意在必不召蓋已及其所限之期矣此說是但為懷公以意限之期則

非也

委質

杜預云屈膝而君事之孔穎達云質形體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

傳遜云杜注強鑿質即贄耳管子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註質贄也士贄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

質

顧炎武云孟子出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為臣皆是贄字折衷曰自有杜謬以論語事君能致其身為委致形質不為已有焉先王之仁晦矣得傳顧之引證而始明也

其何後之有



杜預云、懷公必無後於晉、

劉繼莊云、後字與他處不同、他處多指後嗣、此則言今日之後也、

折衷曰、劉說是、杜誤、

書昌子杞夷也

朱喜云、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親貢賦之屬、率以子男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

折衷曰、二十七年傳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由此觀之、用夷是其實也、又降侯而書子、周公之經法也、孔子安私降諸侯之爵、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杜預云、隱七年已見、今重祭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

折衷曰、此條雖不同盟而以名告則書之、又雖同盟而不以名則不書之例也、同盟以名、正禮也、宜名而不名、不宜名而名、非正也、今見其變例、故先舉正禮、特曰禮也、為之故也、杜為降爵故、非也、

辟不敏也

傳遜云、杜云、敏稱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陸云、敏猶達也、愚謂、陸不辨杜說之當否、而改易一字、於傳文無當、原杜之意、以為告則書名、彼不



違

以名告而書名，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亦不名，以自辟其不審之誤。此與達字何涉？愚謂既已同盟，則史官應知其名矣。何不審之有，蓋辟當作闕，傳以赴者不達于禮，而不以名赴，故惡其達禮而辟除之，不書其名。若未嘗與之同盟者耳。此與文公七年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同意。猶云懲不恪也，書不共也。杜於彼云，此傳還自叙凡例之意。其解與此同，亦誤。蓋彼傳以為不敏達於事，不及諸國會盟，故辟之。使若不與於會者，陸改審為達，是也。而不求其不達之故，思之淺矣。顧炎武云，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折衷曰：諸家不知不敏字，故其解皆誤。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敏於事而慎於言，敏而好學，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不敏之義可見也。魯人以為敏，豈可以速訓乎？況訓審訓達皆強也。言同盟固知其名，以知書不赴，是敏者之事，我則不敏，故不敢書。不敏或有誤，故慎重而不書。故曰辟不敏，謂辟不敏之過也。此謙意之法也。

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從  
傳遜云：杜云：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五人者，蓋賢而有大功。然以愚考之，顛頡、魏犇俱奸，命於圍曹，頡即就戮，而犇亦被黜。後犇亦未有勲績也。雖或賢，安見其有大功乎？狐毛設師于城濮，以勝楚，賈佗以公族致位大師，初不在魏犇下也。乃妄以此斷，何謬乎？



折衷曰杜謬矣。傳義可從，但以後來之蹤而斷之，亦過已。從者以為不可謀於桑下。

傳遜云：杜注齊桓公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而不解其殺聞之者之意。蓋緣桓公與秦共納惠公，不欲復納重耳，尤忌其賢，而以計留之，故妻以女，富以馬。如周瑜之建策於孫權，羈縻玄德者，至孝公時，諸侯皆叛，皆又去，益恨故。從者謀行而姜氏恐露其計，故殺婦以滅口。傳中如此，而旧注不明者多矣。姑舉其一於此。

折衷曰：從者之謀行者，以公子之安齊為不可，傳意唯是而已。杜以固語附益之。傳氏更附會言桓公欲留之意，以濟殺蠶妾而滅口之義。桓公之與秦共納惠公，乃是霸者之事業。

耳，非深有意於惠公，固與秦異也。齊桓之時，風俗與後世不同，安忌鄰固有賢主乎？若然，齊桓不及楚成，遠甚矣。必不然也。妻以女，富以馬者，禮大國之公子，而慰安之也。豈以計留之邪？至孝公時，恨去者，或有之。然留公子何為？姜氏殺婦而滅口者，凡事欲密，且以激公子也。

### 懷與安實敗名

折衷曰：林堯叟懷為懷人之寵，不如朱申為懷所愛。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折衷曰：叙文云：觀字絕句。一讀至裸字絕句。按欲觀者，駢脅已非裸也。然非裸則駢脅不得觀。若觀字絕句，造語不好。今從一讀。



杜預云駢脅合幹孔疏云駢脅并幹也肋脅骨也廣雅云脅幹謂之肋孔晁云聞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如此諸說則脅是腋下之名其骨謂之肋幹是肋之別名駢訓比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

程大昌云駢者脅骨之生兩兩相並也折衷曰肋骨之駢比不甚異相何以是有聲且合幹也兩兩相並也雖人有肥瘠之異而非可得懸見者且脅為肋強也諸皆難從故以意改注

晉語云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孔晁云謀侯也微蔽也薄簾也

折衷曰薄杜訓迫是也馮季駢亦云照無礼從迫解為長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傳遜云杜注若遂以為傳相在相字為句陸以為當在夫子為句愚謂句讀且無論當先解其義杜以及因句在若以相之句下故解相為傳相以為傳相於適國燕享之際耳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綜多有倒句者若以相之相即上文相國之相耳夫子必反其國蓋必然者以為帶句豈有傳相之善而遂能反國及得志諸侯乎史記中用句多有如此者博雅當自知之句絕亦自見

折衷曰杜誤固矣傳氏之意若以夫子反則必相其國愚謂雖古人有倒句之法玩文勢不然也反其國以下文面專言公子而相之含諸中言公子之從者皆有相國之才以此相



夫子則夫子必及其國且必得志於諸侯也夫子為句其下省一夫子字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

折衷曰杜撰國語為狐偃趙衰賈佗不知狐偃是非子犯國語足據乎

若不獲命

折衷曰杜云三舍不得楚止命也疎也朱申曰若退三舍而楚不止兵是不得命也稍可也不三舍為勝而引軍還此猶不赦也是不得命也

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杜預云弭弓末無緣者橐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

反

孔穎達云鞬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雖及俱以弭為弓末也詩云載橐弓矢則弓矢所藏俱名橐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岳橐而入註云示無弓則橐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鞬以橐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橐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孔晁云馬鞭及弓分在兩手欲辟右帶橐鞬文故云左執

折衷曰詩云象弭魚服毛傳云弭弓反末也杜并爾雅毛傳為說爾雅毛傳不可證古也詩云載橐弓矢又云彤弓彤矢受言橐之以橐藏弓矢有證也鞬則無所見諸句書為馬上



盛弓矢器則非古也。按弭是弓類。秦韃兵器然鞭非將之所執。秦韃亦不可屬於右。則只是形容軍裝耳。其物之別不可得而考。故今闕之。按杜解持為不通。何乎。弓末無緣為二事。以弓末解弭字。則弓末非可執處也。為一事。而弓末之無緣者。則弓者緣束通身。何以弓末為言。李巡孫炎但言以骨飾兩頭。未嘗言弭是弓末也。孔疏引為證。大是強矣。又觀詩云象弭魚服。則李巡云不以骨飾兩頭曰弭者非也。又孔晁是騎戰之事。古者皆車戰。鞭御者之所執。何分鞭弓在兩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朱申云。文侯子孫日以衰微。而為曲沃所滅也。能興晉國者。必公子重耳也。

折衷曰。晉之興。傳意未及曲沃之事。必言之。則晉已滅。而曲沃繼之。其興。謂文公成霸也。

奉匱沃盥既而揮之

折衷曰。孔疏云。蓋以濕手揮之。使水前汚其衣。故怒。疏義蓋杜意也。杜訓揮為前。林堯叟云。既盥而揮匱水。前洒重耳。朱申同此。傳遜揮訓却。而云盥畢而揮之。使却也。以子圍妻故。若在方盥時。則傳何用既而二字乎。凌雅隆同此誤。劉繼莊揮為指揮。云公子不知是懷嬴。而命之奉匱沃盥。執賤者之役。既而揮之者。指揮之。以待女待之也。懷嬴怒而叫破。然後知此女為秦公主。降服而囚。以請罪也。其文甚明。讀國語自知之。有解奉匱沃盥。為行中櫛之禮。大謬。右諸家之說。唯杜

說



為長，但揮訓前，非也。林為懷嬴，怒重耳，故以水澦之。傳何有不言怒之所由者乎？傳氏訓揮為却，牽強甚矣。若以子圍妻却之，則及嬴氏言之，何無辭解而降服而囚乎？單用揮字為指揮，何有之？劉氏非也。杜孔止解揮之二字，不能叙全句，既而二字不可通，故諸家聚訟，各以臆愚則謂奉匱絕句，沃盥既而揮之，為一句，既畢也。如舜典既月之既，揮振也。如曲禮飲玉爵者弗揮之，揮言嬴懷奉匱重耳沃盥畢而揮手，其水被嬴氏也。

### 公子懼降服而囚

杜預云：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  
折衷曰：降，降堂也。服，伏也。而如也。去上服，可言降服乎？自拘

補  
二十四年

囚，恐不能為之。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

折衷曰：杜云：知人君之道，漫也。謂知下文君命無二以下之義也。諸家唯林西仲窺此意。

### 實紀綱之僕

杜預云：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  
傳遜云：文公已君晉，國人必有為之用者。傳又云：欒卻為之門主，豈無人而皆秦卒任其門戶之事邪？蓋但言其可任耳。折衷曰：傳辨良是也。其說亦或然。然紀綱字，非可任之義。竊謂二字屬穆公言秦紀綱晉之僕也，而亦不自安，故不敢注。請其子。



折衷曰晉侯嘗與隗氏言故今逆之狄歸之而請其二子亦  
逆之晉聽而又逆之遂叙專趙衰之事林堯叟云請其進退  
之命不知古文簡妙也

且出怨言

杜預云怨言謂上下相蒙難共處

折衷曰此誹議也非怨言怨言謂求祿也祿不及者上不知  
也上不知而求之是出怨言也杜為既往之言故為強說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

杜預云堵俞彌鄭大夫

馮李驛云二十年注洩堵連氏此士洩連名誤  
折衷曰必是二十年之西人俞彌即寇也杜非

不與厲公爵

凌稚隆云不與爵不加爵賞也

折衷曰凌氏大誤莊二十一年可併考

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杜預云大上無親疏其次先親以及疏推恩以行義

折衷曰杜云無親疏是老莊之意而大害道之言也此專批  
撫民言未涉親疏也其次不能以德撫民故親親以撫民也  
言親親國家和輯則民休息而得遂生故曰相及若先親以  
及疏推恩以行義聖人之禮經何得曰次乎

弔二叔之不咸

折衷曰傳氏主杜甚亢鄭賈說孔疏闢而明暢故不奉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杜預云召穆公周卿士召虎召采地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  
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  
傳遜云傳明言穆公作詩而杜云周公之樂歌者蓋詩小序  
云常棣燕兄弟也周公閱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外傳亦  
以為周公之詩而此獨云召穆公故陸以為所獨異耳考杜  
說本之韋昭韋云周文王之詩者周公且所作其後周室既  
衰親親禮廢復脩作常棣之歌以親之蓋諸儒以此傳與詩  
序不同故強附而合之竊以為此類去古久遠固未必小序  
之為是而此傳之為非亦未必此傳之為是而小序之為非  
也今註傳姑依本文解之與詩序不同缺之何害而必欲強

合之邪

折衷曰杜依江漢詩以穆公為召公虎歷朝不勝周召二公  
之多安得以一召虎當之又以厲王之時附會之今考傳文  
去周公不遠乃知穆公為康公爽之子無疑矣召公虎之時  
糾合宗族何有之因語為周文公作詩序因為周公且皆誕  
妄耳甚矣哉漢儒之為杜撰也固矣哉後儒之惑于浮說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折衷曰毛傳云鄂猶鄂鄂然言外亮也韡韡光明也鄭玄云  
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  
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声  
不相同朱熹詩傳從毛傳杜亦從毛義林堯叟鄂從鄭不從



傳

毛傳遜位鄭愚按鄭玄穿鑿甚矣其所謂承華者曰鄂鄂卽  
芾也拊亦芾也芾何有二且如說則韓之承於華者兄  
以棠覆弟可言之也弟以敬事兄詩辭于何見之且夫古之  
詩未嘗有如此理切者豈如毛之衆花比芾鄂然成鞞之  
棠邪毛義猶鑿不足取而傳氏取鄭何平嫌芎跗為一物則  
引唐詩及廣韻以芎為花然則花亦鞞之跗亦鞞之於弟以  
敬事兄兄以棠覆弟之義不成也且只是借鞞之已而親附  
之義晦矣而云杜云常棣棣也愚考而易之以郁李思朱子  
註棠棣亦曰郁李因再考之知常棣棣也棠棣移也別名皆  
多而郁李一以為棣一以為移至讀詩緝曰常棣玉李也花  
拊相承甚力始悟詩人取興之意端自有在不必言及拊芎

而兄弟親附之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雋永諸說或泛或鑿  
傳以此濟親附之義詩豈有如是者乎有常棣有棠棣一邪  
二邪移邪郁李邪至李邪誰知其真凡句書之說字會集諸  
註而加臆不足據也唐詩詩緝依鄭說而設言皆以己意牽  
強何可為證其云鑿適自言爾

棄屢寵而用三良

杜預云七年殺孽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  
堵叔師齊所謂尊賢

顧炎武云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槩言耳

傳遜云杜云三良叔詹堵叔師齊所謂尊賢孔疏曰如杜此  
說則謂鄭伯尊賢典傳文尊賢重異蓋云能用三良是鄭伯



之賢王當尊之其說為得而乃以杜註省畧蓋惡斥其短耳  
折衷曰以嬖屬申侯寵為子革數言良因乖皆必欲取微之  
失也

於諸姬為近

杜預云道近當暱之

天

折衷曰夫子親諸侯何擇道之遠近此似與上文重複故為  
此說親親中又特暱其近者無妨劉繼莊云鄭出厲王于諸  
姬為近此說是今取之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杜預云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

折衷曰杜解凡婦女皆然何必狄則非傳意思愚始謂女德猶

衷

如小人之德民德也無極如士也固極極衷也顧思之德對  
怨極對終且上下之文不相接故別以意注之

敢不奔問官守

折衷曰諸侯指王朝稱官下文官具之官亦同官守者王之  
守衛也杜云王之羣臣為官職之官非也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折衷曰襄王以叔帶有母寵敢不投而辟之使諸侯圖以全  
親親之恩其意可嘉乃其出有辭故直書出不諱之也杜註  
經云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  
書出言其自絕於周非也凡王之出皆其罪以王之故諱而  
不書出何此獨為自絕於周而書之且問若襄王顧天下之



重則如何而可，且使諸侯圖，何得謂不顧天下，亦安以匹夫之孝目之。

省視宮具于汜

具  
傳遜云，杜云，省官司，其器用，是以省視對具字，以其為活字用，非也。蓋言者視則辨備之意，在其中，以官司對器具，而以省視貫之也。

折衷曰，杜則誤，傳亦未可也，以官具對私政。

○二十五年掖以赴外

孔穎達云，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

折衷曰，掖臂，下臂上之掖，非持臂也。赴外，亦非投之。詳文執掖，自赴城外也。故下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請隧

杜預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

韋昭註周語云，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遂，掌供王之貢賦。推天子有隧，諸侯則無。傳遜云，杜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此賈逵說。韋昭曰，隧六遂。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外有六遂。考周禮，冢人以度為丘隧，則凡葬皆用隧。傳中魯冢俱有隧。正書曰，魯三郊三遂，不獨天子有隧。若謂王章，蓋在六耳。公未請六也。二說皆未允，難定，故並存。

折衷曰，周禮冢人云，及窆，以度為丘隧。隧未知何所指。丘既為墳，陵則似謂墳。鄭玄註云，隧，羨道也。蓋掘鄭伯隧而相



見也。然彼亦擴充而非羨道也。此隧杜本周禮用鄭義解之。因言天子用羨道，諸侯縣扼而下，皆以意言之。至賈公彥則云：天子負土，諸侯無負土。夫雖天子豈有負土乎？此則姑置焉。文公特功而請於天子，猶可有其物，何請死喪之隧道不合于事情。且隧道一時假造，不足言有二王，故難取用也。韋昭為鄉遂之遂，按天子六卿而六軍，有六卿六遂，大國三卿而三軍，亦應三卿三遂。考周禮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是為六分王畿之一，故韋其意謂諸侯止三卿而無三遂。晉既并諸國，土地廣大，故欲立遂而請之欵。要之臆度之言，且遠郊之外立遂名，何謂之王章乎？故亦難取用也。又考周禮遂入野職野賦于王府，又有軍役不唯六卿也。韋之所言無所見也。

又隧與遂不同，但傳有隧，正謂卿遂之遂，則無妨相通。然在周禮，隧遂別用也。傳遜因以度為丘隧之語，疑杜諸侯無隧，以傳有隧正之言，疑韋諸侯無遂。然家人言王葬而不與於諸侯，宋王者之後，得置六卿立六官，乃有卿遂，其所也。魯多得用王禮，故有郊遂。凡二國之事，不通於他國，則他國或可不然也。傳氏存疑而兩書之，余疑不在此，故皆闕而不錄。以壺餐從徑餽而弗食。

後訓

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杜預云：莒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前



折衷曰杜因傳特云修文公之好為此說如然當云盟于泚及莒平以修文公之好也此修文公之好共及莒平二項之文故云且也及莒平何見與於文公特言及公者考事實齊黨刑而仇衛衛文公滅刑無何而卒成公新立而懼齊宋新敗於焚而從之故葬文公即還來結好以為援又平魯莒以成黨也未終喪故以修文公之好為言傳亦以是特書文公不與宋結者不欲楚也明年甯莊子來尋盟齊來討二盟衛為魯伐齊其情可以見也而魯借楚而伐齊時宋叛楚而即晉故衛亦娶于楚以結好終為晉所病此衛成之終始經書子傳補文公可以知也

二十六年公會莒茲平公

杜預云茲平時君之号莒夷無謚以号為稱

折衷曰以號為稱非當時氣象恐不然也竊謂莒夷也茲平蓋其方言猶楚謂虎於菟茲平是謚如中國文莊而匈奴天子稱單于之類乎凡此等不可臆斷訣解為是

討是二盟也

朱申云齊孝公桓公之子欲為盟主怒魯公自為盟故侵之折衷曰齊魯本相屬而衛齊之仇也故來討

室如縣磬野無青草

折衷曰國語磬作磬服虔依之曰室屋皆祭撒擗椽在如縣磬雖孝公小魯豈得曰其室屋皆無覆蓋邪非也故杜更之云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縣盡對青草雖古



辭也。不如是粗。且如訓而文勢不協。故陸粲云。如之為而。雖傳記多有。於此自當依本字。作似字訓。此說得之。杜亦非也。故刘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粟帛。正義為服義而非之。非服義。是依韋昭也。韋昭國語註云。府藏空虛。但有棗梁。如縣磬也。陸粲傳遜。顧炎武皆極是。韋說然。本文曰室。安得為府藏。齊侯亦何以知魯府之空虛而言之乎。故傳云。其時魯必有旱荒。史佚之耳。亦強詞也。蓋磬磬古字通用。按陸德明釈文。磬亦作磬。又礼記磬十旬人。疏按此傳文作磬。然則唐時左傳作磬者亦有之。乃從國語為是。如縣磬。謂空虛也。猶言家徒四壁耳。不必糧食也。無青草。謂野空虛也。非謂無蔬食之物也。室對野。猶曰朝野。言朝野俱空虛。何得敵於我也。蓋謂凡

其匱乏也。傳氏難杜云。以二月故。室野如此。則無國無歲不然。春秋時無歲無國無兵。何獨魯恐乎。又何獨恐於此年乎。按杜云。時四月。今之二月者。註野無青草已。傳氏推之。室如縣磬。而非杜誤矣。

載在盟府

朱申云。載於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也。

折衷曰。朱說快暢。然古謂盟書為載。杜得之。

大師職之

刘用熙云。言周之大師主之。不必專謂大公。

折衷曰。按周官有司盟。而無大師職之者也。大師樂官。主音律。此之大師。指大公。杜解是也。但云兼主司盟之官。則謬矣。



大師職之當屬下者言大公奉成王之命以協和萬邦為職也故下文承之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曰職也是以者指大師職之之辭大師之職即桓公之所為是也曰職之職即大師職之之職也大師之文連載在盟府而省成王命之者故諸儒屬上依司盟為解以致紛紛不哲文辭之故也

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

折衷曰馮李驛命作舍棄字絕句誤矣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杜預云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

折衷曰杜解泛也其意蓋謂變不祀之故見滅夫楚欲并變

以其不祀為名則夔假令修祀無他辭滅之邪不然則楚滅之不亦甚乎不祀罪也滅在不事楚而不在不祀也胡安國云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軾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及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諸僕之祀無過其祖未見所出必是因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之文設此說也果爾祝融與鬻熊楚亦不得祀之已不祀而責人之不祀豈理乎且夔亦何不以不得過其祖辭之而以神之不祐乎夫魯衛之於文王晉之於武王鄭之於厲王不敢祖之此周見為天子也故周祀遠祖諸侯趨於周助王而共祀之故於其國不過其祖也若夫異姓宋之於成湯不得不祀於國焉楚之於二祖亦然矣而同姓諸侯



必會於宗國而共祀之。故變非祀於自國，必是祀於楚也。今  
不會焉，故楚讓之。若不祀於自國，則楚何又讓之？此非承赴  
而書者，不書名者，遠夷不知之，或畧之也。凡蠻夷不使與中  
國齒，故其得失，春秋無褒貶。楚已然矣。況變國乎？胡安國安  
得知之。

春秋稽古卷四十五 折衷第十一傳六

折衷第十二傳七 僖公下 自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

春秋稽古卷四十六



春秋稽古卷四十六

皇和

安藝 平賀晋民房父 著

折衷第十二傳七

僖公下

二十七年秋入杞責無禮也

凌稚隆云杞最小國其所據玉帛不能以侯伯禮見而以子禮見魯以是為不共而責之非責其用夷禮也

折衷曰凌依朱說中國固有子爵然傳曰用夷禮故日子則以諸夏而用夷為不共也但非責用夷也不可不知也

鞭七人貫三人耳

司馬法云小罪朕中罪刑大罪剋朕字說文云軍法以矢貫



耳也。

馮李驛云林堯叟以矢貫其耳此于玉治兵之嚴正義以耳為助句反其寬

伊藤長胤云不言其耳則不知所貫者何物

折衷曰正義以耳為助句者依杜註委重於子玉也蓋楚子使子文治兵者欲用子文而不用子玉也子文欲使必用子玉特忽畧其事故楚子復使子玉治兵而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亦見其才國老皆賀子文為是故也治兵而鞭七人馭三人何以見其嚴馮氏似左祖林以余觀之上曰鞭七人下句曰貫三人耳耳字為助句文理能協然左氏之文於此不應用耳字為助句且一部左傳無以耳為助句者則正義

難從矣若為貫耳亦不似左文愚竊謂耳字衍文疑後人加之也伊藤氏云不言其耳則不知所貫者何物然軍法有以矢貫耳之事既名為馭不云馭三人而云貫三人婉而取色爾止言貫則為耳從可知也即有耳字不言矢則亦不知以何物貫之也古不如是拘拘

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馮李驛云此即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正義謂不能入前敵亦非

折衷曰馮說是也以其無禮不能帥大軍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

折衷曰此章杜君不及故僻疏而間誤今詳改叙



二十八年殺子叢以說焉

馮李驛引正義蘇氏云告晉則云買比來成衛今不使終其成事是以殺之告楚則云比今買成衛買不終成事是以殺之

折衷曰蘇說非也以不終成事止楚而已狄文說晉悅大非晉人尸諸城上

傳遜云杜云磔晉死人於城上愚以曹弱小何敢磔其尸以取怒晉蓋即以所死者陳於城上則晉師自為寒心矣且磔乃支解與尸字自別蓋尸陳其尸也

折衷曰以磔狄尸是杜何意傳氏解得之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折衷曰為去声棺屬下讀馮氏棺屬上非

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折衷曰問問病也視視傷之病否也文公托問病而視其傷其意可用則赦之不可用則殺之也魏驥知之故見使者云云且距躍曲踊示健可以用也林堯叟云使人責問魏雋且視其傷冒之病將待其復命而殺之此問為責問病字屬上而為待復命而殺之因又下舍之為以其有礼乃赦不殺大謬矣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杜預云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勳也

孔穎達云詩稱魚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身而上之名禮記



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踊躍二事勢相類也。說文云：躍，退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為超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為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為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言百猶勵亦不知勵何所謂，蓋復訓勵為勉，言每跳皆勉力為之。

劉綈莊云：凡病傷者，能運動其肢體，則血脉流通而疾自愈。魏孳知公之意，故言力疾踊躍以自療其傷。距躍曲踊二句，乃魏孳對使者之言。世人多解作對使者距躍曲踊，此成何說。詰。

傳遜云：邵文莊公言百猶阡陌之陌，雖未見必然，而此訓百

為勵為近理，蓋躍踊之度大約如此。古字百作陌，又解距躍為直跳，曲踊為橫跳，皆明切。

折衷曰：距躍曲踊，古必有是態，而有是名，後世不傳，今奚可知焉。躍踊俱是足絕地而上之名，亦應有別也。諸儒各任意見言之，杜超越跳踊之解，孔疏雖考覈頗詳，而其義終不成矣。至訓百為勵，則大牽強。百字何所見勵義，且勵為勉勵，則三字無謂，又距躍三勵不成語也。邵氏阡陌之陌，傳氏云近理，亦未知何以近理，又其直跳橫跳之解，傳氏以為明切，亦未知距曲之為直橫，何自而得明切也。邵云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然曰曲則曲而非橫也。橫何所憚，不言橫乎，且直而旋，何所見曲，諸皆不當矣。何不能闕而不可知。



者欲強知焉乎則說非本文之意不足辨蓋魏攣知公意力疾而踊躍以示其無病也三百舉大數言其數之多也諸家皆拘

告楚不許

林堯叟云蓋兵交使在兵間此必晉嘗為宋請傳不備載折衷曰此縣斷將來之言言雖請楚必應不許則我心決於戰也林非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

折衷曰下文請復衛侯而封曹杜註云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則為是時併曹君與宋也按宋得曹君何為且納諸圍城之中甚難事也況曹伯之復也見在晉乎必非致于宋

為滅曹使宋有之者故以曹伯亦畀宋為声以使楚怒也而除其害

折衷曰杜云除惠懷呂卻不唯此而已奚齊卓子皆其害也傳遜云使文公不得國則惠懷呂卻於晉未為害也何用假年以除之公除害以得晉則享有晉國止耳於楚何與而使避之邪此不能讀文義之失也本文其字指文公言天假之年而天又除其害此文公天之所興故又曰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豈不使避之邪惠懷呂卻雖於晉不為害而於文公實為害天為文公除之故文公有國焉傳又云蓋成王以中原無伯故以其兵侵陵上國而其時弱小之受害於夷狄者多矣前序而問報已知其志大豈區々在一晉邪此又大鑿重說



如說則害中國之害而非文公之害此天為除中國之害起  
文公也前享而問報之時既知之矣既知為文公所除且侵  
陵上國以試天楚子雖賢豈有之乎楚子云天之所置其可  
嗟乎是知天者也既知天以已為害而使除之而以伐宋此  
背天焉豈其為之乎又曰或謂楚王不應以已為害為言殊  
不知英雄方論天下大勢當不掩一己以自諱也成王知必  
伯而不殺豈庸人哉此亦非也英雄雖懷豁何以已為害為  
言或之言是也

### 允當則歸

折衷曰軍志言彼此勢力相敵則引軍而歸此勝不可必也  
杜云無求過允既不得其解說亦不明了孔疏申之云信當

允理則須歸還無求過允決戰取勝也允訓信如此則自始  
不戰而可也軍志何言之又其允理何物乎林叟又申之云  
齊秦既為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當無求過允未知杜意  
然否引軍志豈斷章取義邪非也下曰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如說則謂楚而非謂晉也其說窮而遽以齊秦附會之可謂  
醜矣

### 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折衷曰間執二字未知其義杜解雖非字義意則可也朱申  
云間揆也執持也不如杜之穩故且收杜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杜預云楚子還申遣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



天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教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王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折衷曰：杜意以此兵益於子玉，本所率之兵，雖無子玉請益師文，而有少與之師。杜說或然，然味唯西廣云云，實從之文，意似指子玉全軍，然雖定是非，故兩存焉。其西廣、東宮，若敖之說，亦或然，然非切實，則不可以註。故寄于此。按楚有左右廣，今對東宮，故以右廣為西宮也。東宮為天子，僅見齊東宮得臣，不可以為證也。若敖之為子玉祖，亦未有所見。

子與之

折衷曰：與，我與點之與，謂子玉之言為是非，許復曹衛也。孔疏誤。

謂諸侯何

折衷曰：杜云：為諸侯所怪。如此，謂字當遷在諸侯下。文辭本自別也。

以亢其讎言

杜預云：亢猶當也。讎謂楚也。

九 陸榮云：亢，蔽也。讎，謂宋。宋為楚之讎。外傳所謂未報楚惠而

九 亢來者是矣。

折衷曰：亢，訓蔽。傳亦有之。鄭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是也。陸為是。杜義文理亦不當。誤矣。

其衆素飽

折衷曰：孔疏素訓空，誤矣。其說大鄙陋，不足錄也。



原田每々舍其舊而新是謀

杜預云、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々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旧患、

折衷曰、杜以每々、徒為喻晉君美盛、輿人之誦、不如是疏、凡古之歌謠、皆喻下句、役世所謂與是也、此句喻下句謀新、馮李驛云、田美也、說文、蚩艸盛上出、从中、母声、謀叶梅、折衷曰、每字或然、說文不可信、故寄于此、

楚子伏已而鹽其腦

傳遜云、杜云、鹽、噍也、正義曰、鹽之為噍、未見正訓、蓋相傳為然、自古未有議之者、予竊以為必非也、鹽從四、噍從口、二字義絕不相通、不知何自而以噍訓正義、明知其非、而未有以

腦

易之、下文云、吾且柔之、拙考工記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果噍而食之、則何得其和煦而柔也、子犯雖權詞以解、亦須有因、何遠理如此、此事情亦近而可推、蓋楚子伏晉侯於下、以手捧持其腦而撰碎之、宜從詩王事靡盬之盬、此盬與用易、幹盬之盬、意義本通、故正義於襄公二十九年、王事靡盬云、盬亦盬也、盬是蟲之害物、故為不堅固也、貞山乃以為非、穎達但能解於彼、而不能通於此、貞山於字義難解者、每以為古字通用、於此本自通、而乃二之、抑不知何以也、蓋皆泥於腦之漿、故必以噍為訓、觀周禮、實纒頭而言、則盬之義自明矣、此說雖自予始之、而竊謂必不可易也、

范守已云、盬者苦鹽之名、詩云、王事無盬、勉之使無以為苦



也。晉侯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當是以鹽鹽揉入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矣。

折衷曰：杜盥訓唵，唵服虔，服虔，批俗語，相罵云唵女腦矣。此腦字適相同耳。盥何為唵？傳氏直以腦為頭首，盥其腦為撲碎其頭。范氏以盥為鹽，盥其腦為以鹽揉入腦中，其考證之是非，則姑置矣。夫左文雖奇也，撲碎其頭者，入盥於腦中者，不應曰盥其腦也。諸家其腦為晉侯之腦，先既失文理，其腦之其可其於楚子，不可其於晉侯也。此晉侯自說夢之言也。言語之道，不可指已腦云其腦也。此楚子伏已身，以其腦盥晉侯也。文理自然，不得如此矣。因按：蓋凡物使柔，謂之鹽。王事靡盬，謂王事無宜慢惰者也。慢惰者，柔之道也。故曰靡

盬，腦所以使柔之物也。以腦盬物，則能使柔脆也。晉侯言楚子伏于已，而以腦盬于我，我為彼所柔，是以懼不得戰勝也。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朱中云：腦所以柔物者，今人用猪腦消皮，是也。楚子唵晉侯之腦，則是我柔之也。傳遜云：杜云：腦所以柔物也。雖如此解，而不如所以柔之之義。考工記曰：角之本，蹙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柔故欲其勢也。剗腦同，註云：言角之本，近於剗，得和煦之氣，故柔柔，柔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為勢也。始知古人立言之故，其制器之巧，因憶歐陽公得人氣紛屏之說於叔子，亦即此義。而前註大畧，觀者多不之察，故詳之。



馮李驛云此二段都跟上退舍來言以退為進以柔克剛也  
否則兩注皆欠明

折衷曰楚子以其腦盥我則我得腦腦在頭俱是天象故曰  
我得天楚子自伏是伏罪也吾且柔之者今既退楚子三舍  
楚子盥我我見柔以此為應故曰且也諸家謂我腦柔楚子  
是以皆不通獨馮氏似少窺大意然不能解文義傳氏引考  
工記以證腦之柔物亦誤會彼書彼言角本以近腦之故得  
其和煦之氣而柔也腦者休氣之所在其所謂柔者休氣使  
之也非謂腦柔之也腦之柔物如朱氏所云乃當世有事驗  
不類遠引古書傳氏又因此以腦為頭大謬矣子犯一意勸  
戰其言如此劉莊云子犯信口傳會妙在無理妙在不通

須繼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  
命矣敢煩大夫

林堯叟云是以未敢決戰遲回在此

朱申云為汝退三舍豈敢與汝相敵乎

杜預云不復止命又云煩聞勃令戒敕子玉子西之屬

折衷曰諸家皆不得全文之意第言其可言皆不當矣此言  
我嘗與汝君言若相遇于中原則辟三舍以報之然君若自  
臨則豈敢當乎今為汝大夫辟三舍而在此既是過尔而汝  
不還而請戰則猶不見赦也我不能復加之而退還無已  
則煩汝將決戰也不獲命謂不見赦也凡傳中皆然煩大夫  
指子玉前云為大夫退語執相也必非別人也謂二三子云



云者以子玉言寓目故今勗子西等云然

### 輶朝鞅鞞

杜預云在背曰鞞在胸曰鞅在腹曰鞅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

折衷曰說文云輶著掖皮也鞅弘軸也鞅頸皮也各以意言之古安可知此則且置焉下文晉侯曰少長有禮共可用也則是貌軍之盛壯也烏以馬飾言之且此句無所結必是大脫誤也夫乘駕小大有不具者乎杜以修備解可謂陋矣

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

杜預云鄉猶屬也

孔穎達云致其鄭國之師許以仕楚也戰時雖無鄭師要本

心佐楚故既敗而懼

折衷曰鄉嚮同杜訓屬非也三月楚子入于申之月也鄭伯自前年冬與楚子同圍宋今年猶在宋三月楚子入居于申鄭伯亦屬所率之師于楚而身還國故如申就王親致之故云如楚也鄭伯雖不身與晉對壘而師已屬楚乃黨于楚明矣故懼晉也戰無鄭師者屬楚而無帥也為是傳明云致師是致師故懼也正義以本心言之豈有以心事懼者乎

### 策命晉侯為侯伯

折衷曰杜解云周禮九命作伯因攷周禮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此王朝



臣下之位次而不預於諸夏凡周禮云邦國者皆然矣諸夏  
卽曰諸侯也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  
九命為伯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  
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此諸侯兼內外而言諸臣專  
言王朝之臣凡五等之諸侯無六命八命者王臣之八命六  
命無有國者蓋九命者王之三公出封稱公者八命其三公  
之未封者七命其卿之出封為侯伯者六命其卿之未封者  
五命其大夫之出封為子男者四命其大夫之受罍而不得  
封者也以此推之則三命王之士受位再命受服壹命受職  
者也公卿大夫之在王朝者只是八命六命四命已其九命  
七命五命非出封則無之蓋異數也壹命至四命授物以為

之品拾故曰受也五命至七命得封國故曰賜也八命九命  
是職掌故曰作也牧者坐于王朝牧養天下者也伯者出統  
理天下之諸侯者也如周公旦召公奭是也此王朝典刑而  
諸夏之所無也周之外諸侯無過七命之侯伯五命之子男  
者唯宋九命之公此以前代特優異之故不得為伯也皆世  
爵不轉移者也其侯臣之卿無過三命者有王賜罍如叔孫  
豹則擬四命欵而亦異數非常典也乃知王之大夫在侯卿  
之上子男之下卿在子男之上侯伯之下公在侯伯之上上  
公之下也諸侯無牧伯何也牧者八命之公未封之職掌諸  
侯何有之伯者上公如周召是也諸侯何有之州牧之牧諸  
侯之通稱非牧伯之牧本由牧養民而轉大宰曰一曰牧以



地得民。曲禮曰：牧於外曰侯。孟子曰：今夫天下之人，牧皆通稱也。故春秋之時，無牧伯之稱。今以晉侯有大功，特命為伯。今匡糾諸夏，而爵如故，非九命之伯，故曰侯伯。伯，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蓋衰世權宜之制，而非周之典禮也。鄭玄解八命作牧云：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夫八命三公之未封者，侯伯何得之？解九命作伯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上公既為九命，何加命之有？此不知王朝公卿之位次，以諸侯視之，以齊桓晉文當牧，以大公擬周召而當伯，牽強傳會之甚者也。杜亦不深考禮制，徒以九命作伯解之。晉若得九命，乃是上公，春秋何故不稱公乎？

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十

杜預云：彤，赤弓。茲，黑弓。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折衷曰：彤弓，茲弓。周禮及考工記，無所見。然彤從母，茲從玄，必是赤弓黑弓也。詩有彤弓篇，王有所懷，命諸侯征之，其獻功之時，王饗而賜之弓矢，是時所奏之樂歌也。非賜弓矢，則專征伐也。若使專之，則天下焉得寧，必不然矣。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因此文，鄭玄謂專征伐，杜亦依之。王制謂命征伐之時，賜之也。凡王制駁雜，不可取者甚多矣。或因詩附會，亦不可知。而又增專字，益失真。今所不取也。

拒鬯一占

朱申云：賜拒鬯者，使祭其宗廟，用以降神也。



折衷曰此亦不可之信者也。

### 出入三覲

杜預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朱申云未受命則三辭已受命則三覲禮當如此也。

邵宝云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折衷曰此謂尊欲王之狀如邵說固當三覲曷故曰出入三

覲乎朱說則出入二字無謂愚按文公每出入于王庭必行

三覲之禮蓋古有此禮今不可考。

而可以濟師將何受焉。

昧

刘炮云神道冥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

折衷曰鬼神不與人交則用祭祀何為其冥昧不可知故聖

人特畏之豈可外之乎後儒不讀詩書讀而不之知將安用

大儒也。

非神敗今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杜預云盡心盡力無所愛情為勤。

折衷曰此不知為何言要不得傳意也。

而後喜可知。

顧炎武云古人多以見為知呂氏春秋文侯不說知於顏色。

注知猶見也。

折衷曰文公喜見於顏色至人望而可知形容其喜之甚也。

呂覽亦言不說之色見於顏面而知之也知此見果異也。

甯子先長牂守門至革仲前驅。



殺

傳遜云杜云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衛侯遂驅挽甯子未備愚初讀之甚不解以甯子先入安喻國人公何用遂驅之以掩其不備乎且宛濮之盟國人既已安矣掩未備不知其所備之何也况諸侯因應有先驅不待掩未備方有也既詳之別為解若衛侯果驅之以掩未備則是承公命故叔武矣公何枕之股而哭之又使殺歃犬乎或云衛侯與元咺訟不勝何也曰衛侯素無害叔武之心則前驅必不敢自射殺之此實探衛侯平日之意故三子無詞以敵元咺而謂於此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則非也折衷曰余初讀之仍杜解為是後詳傳文有公知其無罪也及歃犬走出語不似衛侯挾詐者傳辨間有可議者然其解

能得本文意故舍杜而取之

風于澤

杜預云牛馬曰風而走皆失之

折衷曰風于澤分明是被澤風吹也夫風一字何以見牛馬風逸乎此拘泥費誓馬牛其風可謂誤矣

亡大旆之左旃

傳遜云杜云大旆旗名繫旆曰旆通帛曰旃杜預云大旆則不可繫於旆矣云旆之左旃則旃為旆上之一物耳而杜止釋二字殊乖文義且前於設二旆而退之杜註云旆大旗也何於此復曰繫旆乎故愚合二旆而通之詳見昭公十三年平丘傳



折衷曰傳氏駁杜甚當又其平丘傳考拙尤詳杜云繫旆者  
拙爾雅孔疏博證而不能通故云不可強說愚按司常九旗  
不見旆蓋旆是軍器非常用之物凡傳中所云旆皆是軍中  
之用詩白旆亦然爾雅云繫旆則旆為旆上之一物旆是九  
旗之一當以旆言不宜以所屬為言也傳之言旆非屬他者  
旆旆必別物無疑矣爾雅稱為脩詞指南於其說經則杜撰  
殊多不可為拙矣旆者旆中之一物杜以旆解之旆亦是九  
旗之一安繫旆杜考古不精詳大誤後世

### 富子職納橐籥

傳遜云杜云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  
籥縻也陸云橐以盛籥故曰橐籥甯子慮防酖毒故以餽食

為己職心不兼及衣矣疏曰橐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  
為簞食與肉真諸橐以此之是也竊謂富子痛君幽囚慮其  
饑寒或兼衣食亦不可知但就橐籥二字則必以橐盛籥耳  
若衣不言衣而言橐食不言食而言籥則非撰詞之體矣  
折衷曰衣食可兼納然此處重在食不宜言衣衣不言衣而  
言橐食不言食而言籥傳文此例多矣然此處不應及以互  
文見之籥韻書訓縻此籥不必縻第為食可矣

### 且使王狩

折衷曰此事實也邵宝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  
之幸也非曰獵之狩也果然則語重複且且字無謂非也或  
謂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則狩是



假託之辭，非實狩也。曰仲尼就本事而言，狩假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

杜預云：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

折衷曰：魯史之法，仲尼善知之。嘗與門弟子論之，丘明因採附於傳，杜氏其意謂夫子改旧史，於此三者，違凡變例，故特言之。趙盾之弑，夫子明曰董狐之筆，非夫子可知也。河陽泄治，可類推焉。

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杜預云：以失地故，書河陽，實屬晉，非王狩地。

折衷曰：凡狩書地者，杜皆以為失，故每下此註。此豈譏文乎？

自有此註，此章之旨晦矣。實杜之罪也。書河陽，言非其地也。言非其地，見王自來也。

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云且謀伐鄭也。

杜預云：秦小子憇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

折衷曰：春秋之始，春未與中國接，其書于經于五年，韓原之戰為始。春秋賤之，故文公九年，其來歸僖公成風，祿書人而不稱爵，又不稱使，可以見也。韓戰，挾晉而書，且晉侯見獲，不得不書爵。溫會，叙邦下，今何上之蔡上，杜非也。

孔穎達云：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折衷曰：明年伐鄭，傳曰以無禮於晉也。此謀伐鄭是也。若鄭至今未服，則傳何以此言之。又云：貳於楚，此責服者之言。况



踐土既服而盟者乎，孔氏何意乖傳而別設義，又其云溫會以後已嘗伐鄭，此何以言之，晉侯何暇伐鄭，皆妄說也。卿不書罪之也。

杜預云：晉侯始霸，翼載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折衷曰：傳專罪卿，其意不及王子虎必矣。傳主明經，則經亦不及此必矣。夫王子虎之來，河陽之意，是晉請之也。果如說，罪在晉侯，其召天子，經猶怒之，而王子虎經何責之。

加燕好

杜預云：燕，燕禮也。好，好貨也。

折衷曰：原之，則加享增貨有之。然燕好二字，不可以此解也。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杜預云：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折衷曰：晉侯怨，至欲殺之，則應始不復，且魯請之，何肯殺之，假不能辭于王，其殺子瑕元咺也，當討之，豈無辭乎，此大有事故，杜不能探事情而淺解非也。

以其無禮於晉

杜預云：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

折衷曰：踐土已成而盟，文公何更念曰惡，淺矣。杜之視文公也，按鄭與楚鄰，切畏之，楚雖屏跡，求鄭，鄭亦竊通之，容有之。



前此晉未嘗與中國接，接始於文公，而霸猶新，懼楚之故，齊桓之時，遲回已然矣。況晉經視之而缺禮數，亦空有之事也。行李之往來。

顧炎武云：古者謂行人為行李，亦曰行理。此共裏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並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日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存之，曰：敵國賓至，閔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翁折理橋，卮頌行理咨嗟。

馮李驛云：李，東陽資暇錄曰：李，古使字。孫奭書尺亦云：古使字，从山下人，人下子，作李，後人轉作李耳。一說：使人行必有裝，鄭當時之治行，孟子之治任，是行李，本又為行理，不必作

### 使字解

折衷曰：李又作理，則作使字，非矣。凡後世論古文，皆是穿鑿傳會，只為使人，不索其義可也。凡古書之喪其義者，豈可以臆斷之邪。

又欲肆其西封

折衷曰：肆字，杜訓申，甚愜。朱中凌雅隆訓大，非字義也。若不闕秦。

折衷曰：闕字，孔疏引沈氏為取秦，大非。顧氏訓損於義是也。失其所與。

林堯叟云：秦不同心，而與之共事，是失也。

折衷曰：林大乖文義，且失失字之義，今改解。



饗有昌歆白黑形鹽

歆

杜預云昌歆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孔穎達云齊有邛歆魯有公甫歆其音為觸說文云歆盛氣  
怒也從欠蜀声此昌歆之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  
為同為異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  
顧炎武云歆字誤玉篇作歆但敢切昌蒲菹也

折衷曰周禮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木檠齎故杜以昌歆為昌  
蒲菹歆本音觸而此昌歆相傳讀在感反則顧氏引玉篇為  
歆字之誤似可拋而從也但杜拋下文以白黑為稻黍以下  
文觀之昌歆備五味之物而至重者也且傳特舉昌歆白黑  
形鹽而周公云云則是非尋常之羞周禮朝事之豆有昌木

朝事之籩有白黑形鹽豈是物王朝朝事用之而諸侯不得  
輕用乎然朝事之籩猶有他物不止是三者又白黑形鹽之  
不知若昌木則在豆實不似可特重者是甚可疑矣籩實  
有白黑形鹽則亦不可謂昌歆非昌木也杜白黑之解拋下  
文然以此為嘉穀則不得不以五味當昌歆也昌歆恐非五  
味之物也且稻黍似不可直曰白黑也白黑竊謂或是鹽之  
色歟古禮失傳今不可考故唯引周禮以附傳凡古之不可  
知者自我設說以誤後生儒者之罪也

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  
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

杜預云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



馮李驛云、五味當指昌歆、文王之所嗜也、杜以文武分屬白黑形鹽獨遺此耳、

折衷曰、白黑當嘉穀則五味當指昌歆、昌歆為昌本、昌本為菖蒲菹、則恐非五味之物也、蓋周公之所言、周之典禮而今之所指、獨在形鹽歟、其詳不可得而知也、杜以文屬嘉穀、以武屬形鹽、極當薦五味、謂備物也、故曰薦嘉穀鹽虎形、是五味中之一物、以表象文武之德、故特曰羞馮氏、其意蓋謂薦羞互文、五味象文嘉穀鹽虎象武、而五味是昌歆、昌歆是文王之所嗜、故為文也、朝事之豆、雖貴重也、昌本配麋麇、此非菹醢醢、菁菹鹿麇、茆菹麋麇、相並、非特貴重物也、且文王嗜菖蒲菹、見呂覽、呂氏之紀、不可信、且為以文王之嗜配文、則

甚陋矣、又按呂覽作菖蒲菹、為昌歆、近代之說也、

將聘于周

杜預云、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孔穎達云、賈服不曉傳意、解為先聘晉、後聘周、故杜詳說之、折衷曰、傳有將字、賈服之疑、不亦宜乎、然經書如京師、遂如晉、傳亦曰遂、則非其義也、蓋將、將幣之將、行也、或衍文也、杜則大誤、不須辨、

鄭洩駕惡公子瑕

杜預云、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折衷曰、如延陵季子、亦是也、此類傳多有焉、不宜煩注傳文、



故寄于坎

三十二年卜偃使大夫拜曰云云

傳遜云杜云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柝声以正衆心陸云雍綝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未異說此等奇怪很多未容悉辨愚謂杜解固非矣陸說亦未得春秋時巫卜每々有異其神恒與鬼通或文公之靈憑之以告未可知也晉之忠智秉政者多矣乃不能知其密謀而使卜者知之乎陸云或以他術知之益迂左氏好米奇怪異說誠然然亦未可槩謂必無也

折衷曰傳辨杜陸則可也其云文公憑卜偃者未可也卜偃以柝声知之也凡如此之事雖後世亦有之如唐太宗昭陵

之石馬汗不遑枚舉後儒雖知之以不信為達而恥言之古則不然矣自聖人有神道之教天下風俗皆然豈左氏好米奇怪異說乎後儒槩不知古悲哉

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顧炎武云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經之國必有背距之心杜云將害良善未當

顧氏補正附說云無所謂不知所往何地所作何事也此上師知所為相反必有悖心言軍士將怨嗟也

折衷曰杜顧二氏皆不當矣獨附說得之今取其意詳之

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本拱矣

折衷曰此句甚難解未得其說劉繼莊云孟明即享中壽而



死汝之墓木亦當拱矣安得見之此說未切必非本文之意  
三十三年秦師輕而無禮

杜預云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起乘示勇

折衷曰此本見于呂氏春秋其說曰矣然未知傳意然否傳  
不言之則不敢從故削而缺之

具一日之積

折衷曰此言獻乘韋十二牛以其一日之積也杜云芻米菜  
薪非也

束載

朱中云束矣載弓

折衷曰束載不但弓矢而已

唯是脯資餽牽竭矣

杜預云資糧也生曰餽牽謂牛羊豕

折衷曰資行中之資即脯餽也杜為糧非也餽已為生乃至  
牽而窮矣故云謂牛羊豕皆不得傳意也

謀及子孫

朱中云為子孫除數世之患

折衷曰古語言自一日縱敵之過遂為數世之患則今伐秦  
亦可謂謀及子孫者也朱說似近而大遠矣

墮軍實而長寇讎

折衷曰朱中云彼三帥者既知晉之軍實而我縱之得去是  
自墮軍實也朱不知軍實其陋說如是



不顧而唾

折衷曰朱申諸家皆為不顧君臣之分大非左氏之口氣不替孟明

朱申云不寤孟明而用之以取敗

折衷曰朱申大謬夫未始用之何寤之有益秦伯前奉孟明授之政今軍敗而歸諸大夫左右皆勸秦伯殺之其事見文元年故秦伯言我不以此敗故寤孟明此役之過實由我孟明何罪也故文元年傳云復使為政但此不替孟明以下衍文蓋文元年之言謬復錯出也

葬僖公緩

折衷曰杜云當在經葬僖公下此說是也杜又云自此以下

遂固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此則非也辨見于下又云僖公寔以今年十二月葬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此說亦是也劉敞以緩字属下句為緩作主而云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傳氏凌氏顧氏皆依此說緩字属下劉炫亦已言之愚按緩作主非左氏語氣也諸儒所致疑者以經十二月下書公薨故也然觀文公二年十二月如齊納幣傳以為禮則喪制既畢乃知經十二月即十一月之誤也因試以支幹推之今年四月有辛巳癸巳去年十二月有己卯推以己卯為朔日推之則四月辛巳為五日癸巳為十七日乙巳是十一月三日而不得在十二月也又以四月癸巳為晦日推之則辛巳月之十八日十二月己卯十六



日也。乙巳是十一月十五日，而不得在十二月也。去年十二月己卯為十七日，則癸巳五月朔，而不在四月。四月癸巳為十六日，則去年己卯十一月晦，而不在十二月。其間雖有大小之轉置，乙巳終不在十二月。然則經之誤無疑矣。杜長歷雖不可信，經日月之誤亦不勝多。謂無之可乎？又按文公元年三月置閏，僖公之薨實為十二月，至四月，凡六月，亦緩也。喪事不數閏月，鄭玄之說而無明文，即有之，服制而非葬期也。何以知之？傳云士踰月而外姻至，若是時有閏而不數之，即非踰月也。古何以踰月日之？後儒不以事檢尋，動輒云杜強經附傳，是等非強經。若經有傳寫之誤，何設曰經一字不可易，則夏五郭公亦非闕誤乎？夫春秋雖聖人復生，不依左

氏則不能通，而儒者視之若仇讎，可悲哉。

作主非禮也。

折衷曰：杜云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非也。此以下至末，當在文公二年作僖公主之下，今倒錯在此，又非禮也。三字當作書不時也，字之誤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折衷曰：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此杜諸侯短喪之說也，而以卒哭為其稱，其牽強孰大焉。禮以止無時之哭，故曰卒哭。杜欲以爵別其禮，故下註又云：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此皆杜一家之說，其孰信之？曰：凡君者，汎言之辭，非指卒哭也。又雜記諸侯七虞之說，杜排之。



亦以礙已之說也。又云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此於義無害，然亦牽強濟已說耳。

烝嘗

折衷曰：此一句也。烝嘗亦祭於寢，如士禮有荐新，蓋諸侯之禮也。喪畢而後禘于廟，而即吉也。劉炫說亦然，杜為宗廟四時常祀，大謬矣。但此間必有闕誤。

春秋稽古卷四十六 折衷第十二傳七

春秋稽古卷四十七

皇和

安藝 平賀 晋民房父 著

折衷第十三傳八

文公上

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顧炎武云：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哀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經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

終



閏餘一之歲為部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按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折衷曰古者以大數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周歲。何有四分日之一者。正節氣者以中星定之。不但孔子之言也。上有堯典下有月令。此最足證矣。何有以算數計之日之餘分以大數滿一月為閏。置之於歲末。此曰歸餘於終。節是也。不但春秋之時也。至秦及漢初皆然。史漢書後九月莫明於是矣。既無算計。何有月節中氣。而以無中氣月為閏乎。寄閏於歲末。顧氏始究之。千載之卓見也。或曰若始無置於中月之事。今何

新為之。曰前年合置者。誤失之。遽置而班于諸侯也。又或前年未滿一月。置於今年之末。則大後。故以意閏三月也。此新制。故傳特曰於是也。日官亦知其非。不復置於中年。故終春秋無是事也。故經傳直曰閏。而不言其月。此其中年無之明證也。且顧氏所舉經傳之文。皆應在十二月後者也。按漢初既然而矣。至中世武帝時。歷術始精。皆以算數推之。其大初歷實為始焉。其法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周天之度。日一日行一度。亦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一年。而以十一月朔夜半冬至為歷元。稱部首。每十九年得十一月朔日冬至。故謂十九年為一章。歷四章。復夜半冬至。是為一節。而數終。終而復始。是大較也。而氣盈朔虛相逐。中氣在晦。



次月則置閏此漢法也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  
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  
故傳曰非禮也果爾當推步差一二月何至八九月可知非  
古法也杜預云於歷法閏當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  
云歷法者其所者長歷也杜亦以無中氣為閏月然不合于  
法故以失閏誣古以已意為歷法也何可批焉古不以算數  
故非無過不及正之者中星也孔子之言不其然乎故無甚  
焉者也皆不知古之疏闊以後之密法責之所以不合也古  
歷法簡易以天象正之是故歷千載而無弊也後世以術推  
之愈精而愈舛精之變至胡元之授時而極矣後又用西戎  
之法可悲孰甚焉律歷志又云魯歷不正是閏餘一之歲為

部首按漢時非古法相傳皆以已考驗新製造者也其術之  
所由起取於左傳正月朔日南至及此閏三月等之文至不  
合者則云魯歷不正是也此非相傳之證也此閏是同日官之  
差失而非魯置之夫時月天下同行之物魯何別立歷法今  
又獨私置之況春秋書春王正月此用周歷明矣此年經又  
書王三月之閏魯置之則何有王字且果魯置之經當書以  
示譏也王朝之失而不于魯故不書耳舜典曰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周王于天下故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況魯盡用周法故禮樂刑政悉與周同矣列  
國既不別立歷魯何獨有歷法甚云有黃帝歷顓頊歷果然  
堯典之文焉止于此皆漢術者誕妄之說也此至易見者而



自杜氏以下，雖若顧氏者，皆信之，抑何拙矣。  
舉正於中

折衷曰：杜云舉中氣以正月，其意謂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可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下文民則不惑，註云：斗建不失其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凡歷家特尚中氣，因此傳也。然節氣及斗建，古人寧不知，故無其說。此之中謂中星也。往古之中星以正四時，堯典是也。月令雖秦著而非古也。每月舉晨昏之星，其七十二候皆以物驗示之，不言中氣，可知中氣非古也。且中氣無象，何以示民，故以斗建言之。果然當云舉正於斗建也。言中以為斗建古何有是迂闊焉。孔子譏矢閏，不言斗

建之差，而以火未伏，亦可知非斗建以示民也。

歸餘於終

折衷曰：杜云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其云終者，指何物，豈以中氣在晦為終乎，何古人之迂哉。終安得不為歲終。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折衷曰：杜以衛為字，非也。傳明毛伯是衛也，則衛是名而非字也。孔疏云：天子公卿例書爵，不言名，大夫稱字，故毛伯雖卿，或稱字，殊不知經稱毛伯是其例也。傳稱衛，祇毛伯之辭，何例之有。

更伐之我辭之



杜預云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  
折衷曰衛更伐晉晉必會諸侯而伐衛其時陳侯會為衛辭  
說使成之故令更伐也杜曾不得傳意故云然

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杜預云今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故因失其色身見執  
辱

陸祭云伐晉非善謀傳以為古杜說護其失耳

折衷曰此本錯簡脫落不可解杜陸不求通章之義即為古  
二字而共奪傳大非也

江芊

折衷曰史記以為成王妾此以在國而知廢立之謀也若江

國夫人則安得知之杜為成王妹嫁於江其意芊楚姓婦人  
以姓配字鄰國有江以故知之若是成王妾則安得稱芊各  
有理史記似長今日從之

且掌環列之尹

杜預云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折衷曰環列之尹如杜說則非貴重之官不似賞功者

大風有隧

折衷曰大雅桑柔篇上章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  
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者有道之風故良人之  
作為共之以善不良人行不順故中之以垢故下章遂曰大  
風有隊貪人敗類類已黨類也敗類即不良人之中其垢也



故下遂曰匪用其良覆使我悖以言敗類也大風猶云天命也杜云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殊不得詩意朱申云隧蹊徑也有隧言大風所自來也此批鄭玄也下狐之謂矣朱云我先有貪心故孟明之言由此蹊徑而入此以孟明為不良人大謬矣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朱鶴齡云二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

折衷曰汲冢不足為周志之證顧氏取之非

傳遜云按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與宗廟別處孟子亦以明堂為王者之堂非祖廟必矣蓋明堂中有祖廟豈可以祖廟訓

明堂乎近世諸儒論之已詳故直去祖廟二字但以為五者策功序德之所

折衷曰明堂祖廟也於周為神祀嘗之處凡禮行於此何以知之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以周公廟比嘗廟也齊之明堂背天子巡狩之時朝諸侯之處猶以明堂稱之也

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折衷曰杜云例在僖公三十三年非也彼傳凡召薨以下當在此下也杜為當在葬僖公下而通譏之者誤矣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杜預云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折衷曰厭傳遜為壓是也但訓臨非也此所壓勝之意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杜預云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史執孔達以苟免也

折衷曰杜大誤矣顧炎武云此即上所謂我辭之者也良是躋僖公逆祀也

折衷曰杜云僖是閔兄按傳但以親與德言之未嘗言兄弟新鬼大故鬼小杜云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閔公死時年必如說不待見而知大小不須言之又明見正義云明言其意之所見皆非也

下展禽

折衷曰杜云非已欲立而立人之道文仲今已立為魯正卿

孔子何以此意言之且舉賢何必已欲立

禘六閑

折衷曰顧炎武云家語作置六閑注謂文仲置閑以抗行者故為不仁馮李驛因之以此禘訓置按有禘置之言然禘字專是素禘之義而非有立置之意也在家語則然今傳作禘不得不從杜

三年舉人之周也

折衷曰以下文之例觀之以舉人之周故與人壹也杜云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則似不及于此也但周字之訓余未之得

詩曰于以采芣至秦穆有焉



杜預云以喻秦穆不遺小善

折衷曰杜解於穆公沒也詩本謂誠享以享即舉人之周也之義也

晉以江故告于周

折衷曰告于周大有義在不徒假天子之威也

王叔桓公

杜預云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

折衷曰杜君以桓公為文公之子以王叔同文也因以王叔為氏臆度也恐非氏也蓋以王之叔父稱之也而亦臆度也不如闕而不註孔疏引公叔文子為證亦恐非氏也魯有公父文伯實非氏也

四年曹伯如晉會正

折衷曰會正未詳杜預云會受貢賦之政以正為政大是牽強且受貢賦之政豈獨曹伯而已何特書之乎且會受貢賦之政豈正云會正乎故顧炎武云會正即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哀二十二年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氏解曰朝正是也此解以正為政似因傳文夏字而曲為之說亦非也以會為朝亦是牽強後世有正會以此視古乎襄二十二年會歲終謂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也杜為朝正既謬矣且古之朝正非賀正之朝下文富武子之言可以見也襄二十九年朝正是自周之事未聞諸侯有賀正之朝於霸主也顧氏又以晉一用夏正為說亦大謬矣凡祭祀田獵周皆用夏正故



周禮有正月正歲之別，天下亦用之，故傳中以夏正為言者，多有焉，豈唯晉也。沉在夏，衛侯知晉之下，則不得為周之三月。晉之正月也。愚竊謂會正，假為朝正，為受貢賦，傳何無故而言之乎。今承衛侯如晉拜之下，蓋曹伯為衛與會，晉侯而正二國之成也。然亦臆度，故存疑註之。  
棄信而壞其主

折衷曰：此信與上不允之允不同也。昏禮是為內主之信也，而賤之，故云棄信。朱申謂棄其誠信，非也。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折衷曰：困指諸侯，家指大夫。林堯叟云：在魯言之，謂之困，在宮中言之，謂之家。泥出姜之事，而不知其後辭也。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杜預云：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

折衷曰：杜因上吾自懼也，以詩義解之，非也。吾自懼也，謂不能救而負盟也。君子引詩，贊穆公之為江也。詳于本註。顧氏云：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義，言恐懼可以致福，亦非也。果然，則何不連引上帝監觀之句乎。亦泥自懼之語也。要皆不知取義之法也。

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杜預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

折衷曰：凡宴好，自賦詩以示意，此奏樂異也。杜為奏樂，下有



不辭又不答賦豈其然邪言為賦者示非肄業也

晉諸侯朝正於王

折衷曰與下獻功而朝對明是朝正以正禮而朝元凱氏為朝而受政教也夫朝豈皆受政教邪即皆受政教非此之可言者也獻功者非常此則其常故加正字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杜預云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

顧炎武云湛露之詩只是宴樂之意取此為興耳天子當陽言嚮明而治也解大巧

折衷曰如顧說則文公以此饗賓子固當矣賓子不得言之

余則云寧人大淺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杜預云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折衷曰不必四夷之功雖中國奉王命而征之則獻其功杜因中國則否之言云爾彼則諸侯自討如晉獻寧捷是也

五年臯陶庭堅不祀

傳遜云杜云蓼莪典六皆臯陶後按十八年行父使大史克對宣公所稱八凱有庭堅杜以為臯陶字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註不知鄭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臯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耳單泌曰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預

捷







折衷曰杜拙國語賈逵孔晁註云逆旅大夫大夫何得棄官而從人劉炫因國語云舍於逆旅甯嬴氏云逆旅主人則孔疏以稱名則非匹庶難劉國語之逆旅本不可信安定以為主人及庶安不可稱名鄭商弦高謂之何夫甯嬴為何人不可知於本義無與焉雖不知其人可也而嘖々爭異同可笑莫甚焉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杜預云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

折衷曰杜其意謂性剛者以柔克之性柔者以剛克之是泥天為剛德猶不于時也沈潛高明本謂位也此所引用言凡

事也非謂性矣杜益誤矣

本秩禮

折衷曰杜云貴賤不失其本孔疏申之云時有僭踰貴賤相濫本其次秩使如旧也如此則安以秩禮言之必非本文意竊謂本樹本之意言制秩禮而樹本也然未自安故以未詳古之王者知命之長

民

折衷曰命者天命也古之王者知後嗣不裕民則不能長保命而延世故制法而詔之也孔疏云知其必將有死不得長生久視陋哉

並建聖哲

折衷曰杜預云建立聖哲以司牧民孔穎達云或封諸侯或



置之君官。凌稚隆云：並建所用非一人，皆可也。但極言之，以譏穆公之殺善而棄民，故此聖旨即善人也。謂建善人以司牧民也。王者而云並建，謂置六官也。非言諸侯而諸侯在其

中，安知此意矣。

樹之風聲

傳遜云：杜云：因土地風俗為立声教之法。陸謂樹立其風化声教如杜說則唯樹声耳。

折衷曰：陸說極是。杜泥毋失土宜云然。

分之米物

折衷曰：杜云：旌旗衣服各有分制。愚按此主治民而言，故此亦不必言旌旗。

著之話言

傳遜云：杜云：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竊謂話亦言也。何訓以善。凡勿書皆訓為善，仍杜誤耳。善之意，寧兼話言二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

折衷曰：傳說極是。但話言為善言，為古之成言。毛萇詩傳已訓善言，杜仍用之耳。以話訓善，固非矣。然言話言則善言也。為之律度。

傳遜云：杜云：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愚謂此皆以遺後而言。治歷明時，帝王首務。於遺後嗣不切。蓋度量權衡皆起於律，故以律為言耳。

顧炎武云：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書所謂關石



和鈞至府則有者也。

折衷曰律，非謂鍾律之律，度，非謂度量之度，律，法律，度，制度，此猶言摸範也。謂凡物作摸範而使則之，不敢踰越也。度量推衡起於律，漢人之妄言律與於易歷亦傳會鍾律何得治歷明時乎。

陳之藝極

杜預云，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

折衷曰，杜因傳之言，以藝極為貢獻之事，愚謂無藝無極者，無際限之謂，何唯貢獻而言之乎。

告之訓典

折衷曰，自古先聖王，凡所為教之典式，如孝弟忠信者，總謂

之訓典，杜典字，概為先王之書，非也。

教之防利

折衷曰，杜云，防惡共利，恐非是也，何也，防對興，而不對利，利對惡，而不對防，雖孔疏云，互見以曉人也，非言語之道，愚按，譬水者一也，淫潦則防之，又灌溉得利，凡用物，有可否，示此義也。

委之常秩

折衷曰，秩，次序也，凡此主民而言，非謂官司之常職，杜非也，故以意改之。

卽命

馮李驛云，卽命猶言卽世，乃得正而斃之意，與知命不長應。



林氏就用上命非

折衷曰。卽世卽命。只是死也。不必得正而斃。死至云。與知命不長應。則大謬矣。林不足言。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傳遜云。杜云。聞晉侯疾故。陸云。語稱文子三思而行。蓋言其臨事過於周詳。非以聞晉侯疾故也。劉炫謂。聘使之法。自須遭喪禮而行。若然。則是常禮。文子不須使求。傳亦無庸記其事也。劉說既謬。而謂非因晉侯疾。亦非。蓋使他人使。雖聞疾。安知其必物故。而求喪禮以行乎。文子聞疾卽求。亦謂周詳矣。若晉侯無疾。而求喪禮以行。不大迂而無當乎。

折衷曰。疾與否。傳不言之。則誰知其實。自有杜言。諸儒置之無用之論已。但聞疾而行。則是問疾之使也。雖非周詳人當求遭喪禮而行。傳何特言之。傳謂無疾而求之。大迂。周詳人每有此大迂。不可謂必無矣。

以難故欲立長君

顧炎武云。杜云。立少君。恐有難。非也。謂連年有秦秋之師。楚伐與國。

折衷曰。杜固非矣。顧亦猶未也。文公得霸日淺矣。襄公亦不久。諸侯服從未同。懼其攜貳而失霸。故不欲立少君也。春秋之時。欲國之難。無國而世而無之。何時晉而今而已邪。

難心抑矣

傳遜云。杜云。扞除也。陸以說文。扞。挹也。不得為除。當從服虔。



作紆紆緩也愚按班周兩都賦序并下情劉向傳抑患意王  
褒傳畧陳愚而抑忠韻會云抑引而泄之也今從  
折衷曰折紆古字通用乃緩之義也傳所引者皆伸字之義  
紆之轉也句會誤矣

敵惠敵死不在後嗣

折衷曰敵猶報也以德報德以怨報怨是非敵乎杜訓對云  
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非也至孔疏益加擊  
我以其寵報私怨

折衷曰杜云已蒙宣子寵位本文云我以其寵報私怨又云  
介人之寵豈直謂得寵位乎此以受送幣之命為寵也  
損怨益仇

杜預云殺李家欲以除怨置子將復怨已足益仇  
折衷曰宣子討之或有之焉仇怨之

七年取須句宣文公子焉非礼也

杜預云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大皞  
之礼以共鄰國叛臣故曰非礼

折衷曰經云取須句遂城郛傳云取須句宣文公子焉明是  
城郛而置文公子也經傳相比互見之也蓋郛須句之屬邑  
在邾竟故城而居于此以備邾也杜為須句大夫非也須句  
魯嘗封之今取諸邾則其滅已久矣今又何更封之非譏絕  
祀也又明矣文公子之事不可知則其云非礼亦不可知也  
萬菑猶能庇其本根



傳遜云杜云葛之能蔓蔓繁滋者以本枝蔭麻之多陸云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如杜說則是葛藟反藉本根之庇侯傳意矣愚謂若讀上文則陸說為是觀下文沉國君乎句又是杜說為長蓋公族因為公室之枝葉然非其國君親而撫之則枝葉亦不能茂矣此交相庇焉者也杜會其前後意而解之如此非謬也

折衷曰杜泥詩之本義不能明傳文傳意葛藟寄托之小物猶能庇蔭本根沉枝葉豈不庇本根乎也此了々何有異義而傳氏從杜曲為之說過巧而迂傳何及此此猶字沉字相映比而看故然尔殊不知因君對君子言詩人咏葛藟之繁滋以為喻君子因此庇蔭以親九族沉因君可不比庇蔭而

親公族乎也如傳意則謂枝葉猶蔭麻葛藟沉因君可不蔭麻公族乎亦與杜異也杜意葛藟得本根枝葉之蔭麻而繁滋也沉因君乎句無所當故不註焉俱共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相侯杜傳皆謬或曰葛藟泛言也非詩之葛藟曰上止曰枝葉本根而下故言葛藟則指詩明矣然則君子非指詩人乎曰詩義之府則雖田畷紅女所為亦可稱君子然詩之言非教也取義於詩是詩之教也故此所言者取義之君子也

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林堯叟云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也言藉本之庇而縱教尋以量之斧以伐之者也

量木之  
木舊作  
之木今改



樹木之  
本原作  
木今改

朱申云謂樹本藉枝葉之庇反放尋斧以害之也八尺曰尋

謂以尋量木而以斧伐之也  
凌稚隆云藉木之庇而縱長斧以伐之者也八尺曰尋言長也

折衷曰林朱以尋為量木非凌說得之但亦云藉木之庇諺語中無藉字之意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舉也且言非其罪也

折衷曰不稱名兼言殺者共見殺者古文簡也杜謬讀此傳謂凡稱見殺者之各皆其罪矣以謨一部春秋夫死者之罪否係書殺者之名共因討耳宋督殺孔父嘉稱督名罪在督而不在孔父也賈季殺陽處父而處父有侵官之罪故稱晉

人殺而不稱賈季以其例也傳止曰殺其大夫而不稱處父名則非稱名為罪明矣又此非常例故云書曰凡云書曰者皆是也杜云仲尼新意孔云殺大夫有例無凡故每言書曰誤之大者也杜又以不稱盜為不得主名亦非也二子即為亂兵所殺而其主乃穆襄之族以章若士則何不書盜夫固鄭二子不在六官中則非卿也而亦書大夫因考之凡公族貴重皆在卿大夫之列不然則士賤矣昭公安用去之又如盜字雖眾猶可書亦知非士也孔疏以二子為孤卿之官無披皆不知故也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

朱申云夫人既啼于朝而出又抱太子往宣子之家



夫  
折衷曰出朝是宣子及諸大夫出朝而退也朱厲夫人非也  
言猶在耳

折衷曰此謂知今新開之故曰今君雖終也杜為宣子嘗聞  
而在耳非也

且畏偏

折衷曰朝議不決畏遲緩而事至急迫則不可知之何也杜  
云畏因人以大義來偏已迂腐之說也劉繼莊云畏秦偏非  
本文之語氣顧炎武云穆嬴偏患穆嬴既是偏也何更又言  
之皆非也

先蔑將下軍

傳遜云杜云先蔑士會逆公子雍還晉晉軍始以逆雍而出

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此雖言御右而實以  
先蔑既逆雍又將下軍故也愚按傳上文云背先蔑而立靈  
公以禦秦師則非卒然變計矣且逆雍何用車徒如此之衆  
乎此元凱以上文既云背先蔑下文先蔑奔秦故遂以此強  
解耳故啖助曰上言背先蔑立靈公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  
將下軍是在晉也何其自相戾蓋先蔑時雖為下軍將而身  
在秦故致誤耳趙子常曰蔑既逆雍於秦則心不肯將兵以  
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必復奔秦理無可通傳謨明矣予竊  
以為不然大率古人行事與今人異有不可以世情推者如  
翟僕居新里而助公戰華姓居公里而助華氏如賈季殺陽  
處父奔狄而趙盾逆其擊傳中如先蔑事亦比比有之且云



茂既在秦而下何云奔秦邪。即在秦自留秦不返矣。言奔秦則歸晉可知。蓋盾執國權。又以正義禦秦。先茂何敢棄其職而不從之。先茂奉命以逆雍。本無罪。盾何得廢之而不使之將邪。既勝秦後。茂自以所事不成。難以事新君而奔。盾以士會為無罪。則先茂亦何罪之有。此將下軍。乃在國為國之義。奔秦為使事不終之故。此何誤之有。諸說亦見之不宏矣。故既削杜註而於諸說亦皆無取。

折衷曰。凡傳中文不備。彼此相映。比而事見者。往往有之。人多疑傳以為誤。不知古文之妙也。杜信傳故為強解。啖趙不信傳。故為誤。士凱雖辨之。未盡文義。故不信傳者。猶未服焉。先茂奉使於秦。今將下軍而出。則前已還晉。不言可知也。穆

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下云。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次云。背先茂。則患穆嬴不獨宣子也。諸大夫皆患之。故宣子會諸大夫議之。先茂固執前議而不從。亦可以知矣。不然。則拒子雍是背秦也。何云背先茂邪。先茂固執而朝議未定。秦師至而事相逼。故宣子急決計而禦秦。故特云背先茂。是以魯偏之言。知之也。云背先茂。則不居秦明矣。啖助可笑之甚也。趙氏云。不肯將兵以拒秦。此後世抗直者之所為。而亦在其人之性與時勢耳。古人無之。春秋之時。標異者必致亂。故殺之。如季友殺叔牙是也。先茂若有叛逆。則宣子必殺之。無之。則雖知其不快。安不使之。先茂已不能回心而從。眾議而亦勢不能如魯季子逆公子樂。無已。則奔秦耳。奔秦將軍而出。近前



之其便也。傳氏云：在國為國，亦非也。果然，何其奔焉，以人情世態探傳意，則明如觀火也。後儒唯是非之論，安知古文之妙矣。凡後儒之不能知春秋者，古今人情之異耳。古人之情，聖人之餘澤也。故有如宣子送賈季之幣，後世之情，申韓之遺習也。有罪者夷三族，故雖親朋友，不敢哭也。古天下封建，人奉各所主，故有如翟僕華姓之事，自郡縣以還，所奉唯一人，故傳氏異之耳。如此方，則無異之者矣。文古者，天天下而公之，故殷臣之事周，非不義也。箕子面縛，銜璧而降，是道也。秦漢以後，人天下而私之，故漢臣之事魏，皆其罪而不義人也。亦不可不知焉。君子當唯道之所在而奉之有也。

先人有奪人之心

折衷曰：杜為奪戰心，非也，故改之。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折衷曰：始之奉使，與眾同之，雖靈公立，無所懼也。至立靈公之議，則身與秦約，又與公子雍結，故以失信而固爭之。既而靈公立，故懼禍而奔秦也。觀林父之諫，士會之言，則不外此義矣。凡古文事畧，而以他文見之，其妙如是。傳士凱見識不至此，而云以所事不成，難以事新君。又云：盾以士會為無罪，則先蔑亦何罪之有。夫以所事不成，一旦忿激，棄百乘之富而去，古人必不如是也。靈公位定，則先蔑之罪亦定矣。以士會無罪者，知其不得已也。先蔑之爭，士會以為非，故曰：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而從奔者，士會為之，屈大夫今又從其軍，以

傳



嘗同秦使於秦也。故曰吾與之同罪。言吾雖無罪，為之屬而同使於秦，是以故與之同罪而奔也。不如是，則士會之言不可通也。又如其屬大夫者，荀林父曰：「搆卿以往可也。」是暗指士會也。云搆卿以往，為其屬明矣。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上之曰：

劉繼莊云：然則何不公言之于朝邪？曰：為同寮故，可以盡言。見趙孟為政，不可以口舌爭也。寫林父又有林父意思。

折衷曰：讀古文，可不如是乎？又上軍之佐，班位亦遠。

搆卿以往可也。何必子

朱申云：但使大夫搆卿以往可也。何必使汝親行哉。

折衷曰：如朱說，則言於晉也，非傳意。

焉用之

折衷曰：杜云：何用如此。按用之字，重矣，恐非如杜解，故改之。吾與之同罪。

杜預云：俱有迎公子雍之罪。

折衷曰：二子俱迎公子雍，是朝諛也。雖靈公立，何罪之有？果為罪，則先蔑之奔，亦不得已之事也。士季何怨而不見之乎？宣子亦何為士季獨無罪乎？先蔑背立靈公之諛，傳見之背，先蔑之諛，而不備文，所以諸儒不能通也。云吾與之同罪者，言吾固無罪，然以其屬故，同走而與之共罪也。

非義之也將何見焉

杜預云：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又云：賣先蔑為正卿，而不



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

折衷曰立靈公先蔑不肯從固執迎公子雍士會不與於先蔑之義故曰非義之也宣子言士會無罪乃知此也如舊說則二子同過同罪夫不慕義則已也何不見之有應匡諫者士會也先蔑已執非何以此責子

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郤

林堯叟云時賈季奔在狄故趙宣子使人因賈季介紹以問勞鄆郤

折衷曰狄今從晉令且宣子之母家也使命何須介紹而通幸賈季在狄因使問讓問問伐魯之故也豈問勞邪因賈季者使之見威且就簡也賈季夏日之對其情可見也

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孔穎達云總稱諸侯皆是罪諸侯也此總稱諸侯不稱所會為公後也傳還自叙凡例云後至不書其國者辟不敏也不敏猶不達也諸國皆在公獨後至是公不達於事辟公之不達於事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者若言諸侯無功然故貶諸侯而總之所以辟公恥也

折衷曰總稱諸侯罪諸侯此大誤大義也不敏為不達亦非說並既見焉辟不敏史氏自言也公後至則不知諸侯至之先後會之次序故總稱之是史氏辟不敏之義也公之罪者諱之而歸罪於無罪之諸侯其不仁不義春秋豈有之乎掩公罪又豈容云辟乎皆不成義其本杜氏不知總稱諸侯之



義也

八年成之用休

折衷曰休訓美戒之以休美也杜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非義而行之謂之德禮

傳遜云杜云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愚謂此卻缺以衛既服欲趙孟以德讓之引夏書職言意重於戒之用休句言九功亦只重一歌字耳其云義而行之言行賞罰合其宜也賞合其宜則人樂而歌之下文無禮不樂言有善而不之賞則無禮而人不樂賞罰有章禮也此與財用之節生民之命何異乎卻缺意在綏懷諸侯而杜以富殖人民為言缺欲施恩度賞而杜以節則厚生為言不大悖乎

折衷曰傳氏辨杜悉當矣其言夏書取義之意亦大是也但卻缺以懷諸侯為言故其云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此非以待諸侯者言乎又云盍使睦者歌吾子乎睦者今暗指衛益可證也傳沒以賞罰言非也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由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傳遜云杜云匡木衛邑中屈鄭凡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申鄭地陸云似以致之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歸衛考服虔以為致之於鄭劉炫從其說以規杜杜於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云今并歸衛立文不明孔疏強解義終難



通又列用熙曰公壻池者楚地名有公壻谿見定公五年此  
人蓋曰地為名非晉壻也愚讀傳文上云晉侯使解揚歸匡  
戚之田于衛衛事畢矣下文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  
虎牢非衛事矣而陸云似致之衛何也蓋傳以申與虎牢皆  
鄭地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況上年杜註已言歸鄭衛田  
張本而此不言鄭其誤自見又考其時止有公子公孫何嘗  
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壻池為質于鄭穿亦公壻  
也何穿不稱而池獨稱子池封既衛田何申及虎牢皆鄭地  
乎蓋公壻池必以楚人奔晉晉取鄭田封之今令鄭歸匡于  
衛因思池封乃鄭地豈有使鄭歸人之侵地而不以已之所  
侵于鄭者歸之乎陸有疑而未決愚及覆詳味傳意并考諸

說而斷之如此

折衷曰考凌稚隆春秋左傳地名配古籍匡有二也一則曰  
今河南睢州有匡城而為鄭地此元年衛孔達侵鄭伐縣訾  
及匡之匡也一則曰今北直隸長垣縣有匡城而為衛地此  
卽此匡是也而戚為明北直隸開州則匡近戚之地也蓋元  
年晉取戚之時匡亦取之今并歸之也杜及諸儒為元年孔  
達不能克之匡至不通則云衛邑中屬鄭又云使鄭還之強  
之是者也公壻池傳氏為非晉君女壻而云云愚以十七年  
趙穿與公壻池質于鄭蓋知晉君女壻也考傳池非聞人若  
非公壻則鄭盾之將何用乎其稱公壻蓋時人稱之之號也  
如趙穿則國之召族不以女壻貴故不稱公壻且因君之女



虔傳

堦稱公堦韓非子有其文則杜為有據以公堦谿故為楚人  
豈不迂乎申虎牢杜以為取衛地以封公堦池今并還衛也  
申鄭地服虔劉炫凌雅隆傳遜顧炎武皆謂歸鄭也杜為歸  
衛者卻缺言於宣子言衛而不言鄭此又無歸鄭之文也諸  
儒為歸鄭者虎牢固鄭地今取匡於鄭而歸衛則是申虎牢  
歸鄭也愚味且復致公堦池之封之語非歸鄭衛之文也若  
歸衛則當曰晉侯使解揚歸匡戚及公堦池之封申虎牢于  
衛也若歸鄭則當曰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歸公堦  
池之封申虎牢于鄭也雖古文奇也何如本文且如杜則且  
字無謂如諸儒則復字無謂蓋前已封公堦池後復有加封  
而未致地今使解揚歸衛地因兼使致加封之地也故云且

復致其地域自申至于虎牢之竟也申晉地非鄭地云至于  
虎牢之竟則非虎牢可知矣其封疆與鄭相接言其封之廣  
大也貴重足質于鄭亦可以見也此帶寫之法古文往往如  
是不然而一流寓人鄭質之何為諸君以匡戚之匡為鄭地  
之匡所由誤也

遂會伊雒之戎

杜預云伊雒之戎將伐魯故專命與之盟

折衷曰傳不備其事宜不可知必以已意不誣者幾希

故書以官

孔穎達云此夫人殺而經書宋人殺其大夫者夫人與君共  
有國家尊與君同不得為兩下相殺故同國討之文



折衷曰賈季使殺揚處父而晉殺續簡伯雖大人使殺不自下手况國母何書夫人且此非夫人專殺乎以國討衆也即無罪故以官

公以其官逆之

杜預云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

折衷曰公賢之心不唯在效節此註唯此不好故削一句

九年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傳遜云杜云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傳文明言楚子親伐又無別帥而杜云然者蓋以經書楚人伐鄭既註楚子不親伐故今以此師為援欲與彼相合而寧非也

折衷曰傳能辨杜非而亦未知所以不書楚子之故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折衷曰此秦欲歷晉之計也杜云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非以無忘舊好

杜預云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折衷曰杜說於義無害然非本文之意

十年皆將強死

折衷曰凌氏強讀其文反是也未死者強死之故云強死孔疏云強健也讀如字恐非

臣歸死於司敗也

折衷曰下文云又與子家謀弑穆王顧炎武云將人郢而為亂馮李驛云此子西飾詞並是也杜云子西畏讒言不敢之



高縣非也。沿漢沂江。此自高縣者也。將入郢。此欲龍也。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折衷曰。杜云。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大是誣辭。如說則傳何不言。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豈不能民何罪。

折衷曰。楚欲弱我也。言楚欲使我弱也。朱申云。楚以宋為弱。故伐之。非也。何必使誘我。言我實不能敵彼。不如先降之。何必待彼伐我乎。誘誘引我而戰也。故但為伐我可也。杜氏云。時楚欲誘呼宋共戰。未得文意也。

春秋稽古卷四十七 折衷第十三傳八

春秋稽古卷四十八

皇和 安藝 平智 晉民 房父 著

折衷第十四傳九

文公下

十一年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折衷曰。杜云。歸不書。史失之。衛鞅隆依服虔。為施而不德之。義以難杜。正義又闢之。服說不足言。他國之臣歸。不必書。則杜亦難從。故以意改之。

獲長狄僑如

折衷曰。國語載孔子論長狄之大云。短之極長三尺。長者不過十之杜。批而註。此云僑如。蓋三夫。穀梁亦依國語而云。身



橫九畝首載之居見于軾夫人而有長三丈夫者乎果有之則非人焉國語因長狄之稱為傳會誣夫子甚矣夫

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

傳遜云杜云皇父共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而班獨受賞以前未有議其非者愚觀上傳文頗明而杜註既與相反且于宋因之賞典大戾上云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下止言皇父之二子死不云穀甥牛父死也而杜云穀甥及牛父者死既已誣矣假使穀甥牛父真死則必以其死事戰亡而賞之志重豈得因死而遂不及之乎蓋二人並無死皇父之二子死耳即其二子死亦應有賞傳不及載而止以右彫班為有抑故舉之以為徵耳後皇父之後世任于宋其賞可知此杜乃

曲解以誤傳文謬戾如此而劉炫之徒亦未有規焉何居折衷曰杜以前賈逵馬融鄭眾既有異同之說傳氏之說乃馬融之意也服虔詳辨而取賈說杜亦依之耳其意蓋謂皇父之二子死於義無關係下云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於是者指三子死之辭且不以三子之賞舉而獨言彫班則三子之死無疑矣此所以不取馬融也劉炫之不規不得二子死之說也愚按如然則傳當云皇父及二子死焉若皇父之三子死焉何言皇父之二子死焉且三子若致死則宋亦敗也不得云敗狄焉要皆未達傳意也皇父之二子死焉紀事止于此宋公以下以事徵之也凡左氏言於是或於是乎皆云是時之辭與他書用法不同也言宋公於是役之時以門賞



郚班以今猶傳郚門之名，獨舉之取證，非三子無賞，又非死也。其云二子死者，二子從父死于此，殺只是事實，并記之耳。無關於事，凡傳中錄，無緊要者，極多矣，不足異也。傳氏能辨杜誼，而猶未得傳意。顧炎武云：三大夫應亦有賞，傳時以郚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亦未達傳意。

齊襄公三年

折衷曰：陸祭按史記為齊惠公是也，傳傳寫之誤無疑矣。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杜預云：伐齊退走，至衛見獲。

折衷曰：杜臆度之言，不可信焉。

鄆瞞由是遂亡

顧炎武云：杜云長狄之種絕，非傳云亡者，將其國亡耳。杜以後世不聞有長人，故云種絕。然張蒼長八尺餘，父不滿五尺，其子復長，至其孫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

折衷曰：種絕與不絕，皆未可必也，無用之論耳。凡以意料斷之，杜之病，此漢儒之遺習。

十二年邾伯卒，至公以諸侯逆之。

折衷曰：劉原父云：此邾大夫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邾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後儒以春秋為孔子之刑書，故劉云然。夫因以諸侯逆之，史何得以大夫書之？與董狐書趙盾大夫書崔杼絕不類矣。春秋何其不然，元不知春秋也。劉又云：意者邾伯以去年卒。



太子合即位而不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真邾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如說則邾伯來太子即歸而為喪主臣子奉之而為君也不然不得行即位之禮雖臣子不服以強得君者何出奔乎夫既即位者以日淺或謂之太子豈有之乎以如是愚輒說春秋不自量之甚也

###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

劉炫云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曰即位而來見晚則云始見霸主即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天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

折衷曰此謂傳之書例也亦不可不知

###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啖助云左氏事迹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妹姬故也之下誤書於此

馮李驛云正義曰傳言請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其婦為夫人也其婦亦字叔者用法稱叔也穀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來皆杞桓公夫人也按此則啖叔位以此傳當在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也之下者非也

折衷曰傳中也事可疑者固不少也顧左氏裁取諸記諸記



所載其間不得無祗悟左氏徑記之耳又左氏之書相傳亦  
久遠傳寫得無錯誤乎然成四年書叔姬來歸此書于叔姬  
卒則經已二事同矣決非例錯也故依杜但姊妹不可同稱  
叔疑姑姪故並稱叔也其詳不可得而知故且用杜解

### 寡君敢辭玉

傳遜云杜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趙子常云聘義云以圭  
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以輕財重禮之義也然則聘禮  
終當還玉而秦人必欲致之故襄仲以禮辭之非不欲與秦  
人為好也陸是其說愚按聘義重禮輕財固矣然使聘而自  
宜還玉則秦使者何為違禮而必致之魯乎若爾則西乞術  
不知禮甚矣襄仲何緣以君子與之蓋聘終則還玉禮之常

今於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是不欲與秦為好也緣此時晉  
主夏盟魯事晉方謹術言將伐晉故襄仲畏晉而拒之理必  
然矣杜註大省畧陸亦好用異說以短杜而不考其細故徒  
杜而加詳焉且聘以圭璋以為信自當還之故術云以為瑞  
節所謂輕財重禮亦未盡其義也

折衷曰圭者國信也木天子之所錫若終與人則其爵替矣  
豈有此事乎趙說大謬矣杜亦非也若不欲與秦為好則是  
拒聘也拒聘則何不於就館辭之而至聘禮方行以玉為辭  
乎將曰襄仲就館而辭之又難為言於拒聘故以玉為辭也  
曰拒聘則術應有他辭答之今專言玉且曰以為瑞節所以  
藉寡君之命則知不能也今專辭玉則其於行礼亦明也按



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蓋玉是貴重之物聘禮之重以有玉也故致玉則隆其禮無玉則殺其禮中國之聘使必致玉若夫僻遠之國儻戎狄則無致玉而簡其禮若致玉則辭之秦僻遠之國本與中國不齒故春秋從來與狄同文不書爵今聘而致玉故襄仲辭之若無其禮魯何得辭之襄仲曰國無陋矣亦可以見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則不以圭璋者殺禮又可知也此義自余始發之而亦不外此為經無文者蓋不備也傳氏謂畏晉而拒之此後世之義古則不然也夫秦自踐土同盟之國以好來而行禮魯何拒之晉亦不得咎之也或曰韓原之戰秦書爵如何曰彼從晉告也九年致僖公成風之禮猶尚插人可以知其賤之今受玉與中國同

之然使者猶不書族

坐甲

馮李驛云正義云甲者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日坐之地按林氏以為被甲不卧坐而待敵亦通

折衷曰衷糧坐甲皆以人言也本文主待敵而言豈言甲乎馮氏未達故取二說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杜預云晉自有散位從卿者

折衷曰傳云獲一卿矣則非卿從可知也穿非散位之卿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朱申凌推隆皆云報秦以雪恥也



折衷曰報報復於晉侯也。二家以晉侯亦同出故云然非也。兩君之士皆未愁也。

杜預云愁缺也。

折衷曰戰交綏故杜訓缺非有所知而言也。來而戒戰何以不缺為言。按愁字傳中多焉。甚難會也。蓋厭足之意也。言今日之戰勝負未判而軍之士未厭足於心故明日復戰也。十三年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

顧炎武云邵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為能處賤非。

附說云按能字仍當屬下句能賤猶云為貴當可使復賤也。折衷曰能字係下賤柔二字言能處賤而有恥能柔而不見。

犯也。此自其文法若能字絕句則甚拙。左文豈有之乎。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之能字同。此正義能得于此而失於彼何居。又犯字是士會不犯也。然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此不為人所犯也。故從杜。

繞朝贈之以策。

折衷曰服虔以策為策書。陸粲引文心雕龍依服虔傳遜非之。更云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已已知其情也。按傳直云贈書非王命則不言策服虔為策書非也。文心雕龍不足證古。陸氏好奇之失也。傳氏過巧恐不然。朝贈以策而云吾謀適不用也。杜說為能偃。



遂遷于繹

馮李驛云正義曰邾既遷都于此竟內則有繹邑宣十年邾父取繹是也不是取邾國都補正謂文公雖遷後復其故都未確

折衷曰此等其實未可知也闕疑不言為可

子家賦鴻雁

折衷曰鴻雁勞役夫之詩也其首章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意言今使勞民而征役者哀此鰥寡故也此以征夫喻魯鰥寡鄭自此以言欲勞魯救鄭之難也

文子賦四月

折衷曰杜云思歸祭祀本文所無本不得其意也故云然

顧炎武云解云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遷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嘆矣維以告哀之意耳

折衷曰賦四月取胡寧忍予此辭勞也故子家取控于大邦及無我有尤之義而賦載馳而後文子賦米薇以許之故鄭伯詳之魯公無亂離之事雖有今非可告于鄭者且凡直云賦景者皆首章之義如顧說則當云賦二章也顧氏亦不得傳意也文子賦米薇且云皆成則又如晉也自棐遂如故經不書自可知故傳不備傳以例多

賦載馳四章

折衷曰此篇毛鄭為五章杜因之故云四章以下朱氏為四章考詩定是四章毛鄭誤矣此實四章也但傳他多稱卒章



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

顧炎武云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謚而經不書葬無可考正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映記先儒無致疑者

折衷曰左氏前後文同則可非誤疑經傳寫之誤但傳中同名同字可疑者甚多古者非如後世之嚴其義不可得而知爾不可使名蓄憾

折衷曰杜云不為君則慢多如是則不可使三字不通故改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折衷曰劉歆五行傳不經甚者故杜不取而立云顧炎武取

而解此何故信之乎

請葬不許

傳遜云杜云請以卿礼葬王荆翁云請歸葬於魯地非以卿礼葬也因觀後傳文云許之又云葬視其仲則歸魯甚明其說不可易矣

折衷曰魯不許樞還故下傳有齊人為孟氏謀然則請葬者惠齊諸婦葬也杜非是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

杜預云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折衷曰以蕭宋邑非附庸前已辨之

遂來奔



杜預云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  
折衷曰以情料之高哀必不止而待放待放則宋必不放此  
謂浩然去故云遂非所謂兩事之遂也

十五年其官皆從之

折衷曰司馬之屬官以周禮考之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  
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士以上六十二人也此外有六人史十有  
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總計四百三十六人  
王朝之制如此未知諸侯之制然卿行旅從大數合于此焉  
以軍視之卿帥一軍其下有師帥中大夫五人旅帥下大夫  
三十五人卒長上士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中士五百人總計

為六百五十五人也

魯人以為敏

杜預云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  
不與也○孔穎達云魯人魯鈍之人

顧炎武云傳以華孫許宴為合於禮解失之

折衷曰無故揚先祖之惡以今人情觀之實為不孝以不孝  
之言揚諸他國君前魯朝之人何以為教沉左氏乎而記之  
左氏豈欺我乎竊按督弑君其名在諸侯之策無可掩藏者  
華孫常慙於懷故諱遜早退盡禮欲以贖之也今魯賜宴不  
司以官辭故吐情實以請承亞旅之禮古人不以為過故以  
為敏此古今人情之異也夫人情無一然隨所慣而趣向異



途焉春秋之時雖道德衰而禮樂未亡聖澤未漸故人情自  
溫柔而無圭角自申韓出茂滅禮樂滌除聖道專以名令為  
教而人情大變雖尊道布聖如孟荀者氣象皆自其中來故  
去聖不遠而不能知道者此之由也漢以來離不貴聖人而  
賤申韓乎然其御天下也皆主申韓之刑名而無先王雍熙  
之政若人氣為其所化而不知復古也我道無用於斯世故  
徒緣飾吏治耳儒者亦然公穀之說春秋毛鄭之說詩古豈  
有之乎自晉而戎狄克塞于中國人情益刻矣至宋以浮屠  
法為進視孔子如糞土於是聖道拂地矣國家則依然刑名  
不知上宥天不知下有民唯是名分其說春秋以孔子為獄  
卒皆人情所赴不期然而然者也故苟志於道者非一切廢

後世之人情緣左氏而知春秋之人情推而上之聖世則不  
能至於道之域矣

### 諸侯五年再相朝

折衷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  
世相朝也今云五年再相朝似不合焉故說者聚訟穎達亦  
之為周禮文不具良是也凡古書因事明其一端者多矣不  
可泥也此謂諸侯一世兩次相朝而非每五年相朝也若每  
五年相朝則何用再字蓋報我朝賀彼嗣也乃與周禮世相  
朝合矣以五年為期者朝不宜頻數也

### 惠叔猶毀以為請

折衷曰猶字屬請而不屬毀如皆嘗小人之食之皆字傳文



此例甚多，孔穎達屬毀失傳意甚矣。

### 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杜預云為惠叔毀諸，且因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  
折衷曰：杜意大夫不書歸喪，今以惠叔毀請，與因之公族特書之非也。公孫敖之柩，齊人諸野，魯恥之，又感惠叔之切聽，使取之。大夫之歸喪，本不可書，適有齊大遂之者，因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迺掩辱之義也。故云書曰：又其葬視共仲，與父同之也。杜云皆以罪降，不知慶父果以罪降否。

### 兄弟致美救乏

折衷曰：馮李驛云致美二字，只此救乏對說，不必另作一頭甚好。杜云谷盡其美，義乃終非也。

### 訓民事君示有等威

折衷曰：事神所以訓民事，君異制所以示等威。杜云尊卑異制，所以訓民事，等威儀之等，差未得何意。

###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

折衷曰：凌推陰伯字絕句，非也。馮李驛請字屬上，為是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

折衷曰：杜云執王使而伐無罪，朱申云以參弒得國，今討曹之有禮而言，故杜云爾。朱專屬篡弒，非也。但此總言之，杜亦未可也。

### 十六年盧以往

折衷曰：杜為往伐庸也，非文理必不然矣，以鄙意注之。



師叔曰

折衷曰杜云師叔楚大夫潘也。按師叔為潘，則子陽憲必是貳黎也。憲必為貳黎，屬官則師叔曰是貳黎，不得為潘。貳楚子命戢黎使伐庸，此為戢黎明矣。杜何意以為潘，使帥甸攻之。

杜預云帥甸，郊甸之帥。○朱申云周制王城二百里，甸宋先代之後，故有天子之制。

折衷曰不云甸帥而云帥甸，本不知何謂杜舍餉之說耳。朱固杜而解甸，是鄭玄說鄭玄依司馬法皆不可信者。

十七年鄭子家使報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杜預云執訊通問之官，為書與宣子。

陸粲云執訊者執其通問之人而與之書也。詩云執訊獲醜，事雖不同，文足相比。

傳遜云詩之執訊固不可與此相比，而其說亦謬。蓋此時晉為盟主而鄭以小國事之，豈敢執其通問之人乎？若然則禍不旋踵矣，豈有此乎？

折衷曰杜依訊字以執訊二字為通問之官，無批果爾不須。故言執訊當直曰子家為書與宣子，無已則曰子家為書使執訊與宣子也。且而字與字皆不當矣。陸氏引詩執為執之得之，但亦訊為通問之人，晉致通問之使，則當即以致書何用執之且通問之人何者乎？經傳言行人，此通問之人何別有之？傳曰執其通問之人，則禍不旋踵亦非也。鄭為致



書執之固在會地不合引曰昔何遠伐之至書三事自何怒  
執之邪因按小雅米芑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  
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々嘽々焯々如霆如雷  
顯克方叔征伐玁狁蠻荆耒戚又大雅皇矣曰臨衝閑々崇  
墉言々執訊連々攸猷安々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  
侮二詩皆咏戎事而訊封醜對醜必有所指不可以字義訓  
也且執對獲對攸則執訊非連屬字也鄭女采芑箋云執其  
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爾雅訊訓言鄭玄固之也  
又皇矣箋云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王制曰出征執  
有羅反積莫于學以訊馘告鄭女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  
此於皇矣王制則可通也然米芑與獲醜對醜醜惡之人則

訊字所指重矣必非生獲且以生獲可言問猶囚曰訊古豈  
有之乎蓋訊謂敵之殪殪者生制所云謂獻強敵之馘也今  
此訊與詩別義也蓋細作之類不然竟不通也

### 戴陳事

杜預云戴救也救成前好○孔穎達云戴之為救無正訓也  
先儒相傳為然賈服皆云戴救也

折衷曰杜云救成前好是成字為主何不云成陳事而單言  
救假令戴為救不可如杜說也漢儒杜撰多救亦不可信又  
陳布陳之義而非國亦未可知何也成陳國前好於事蹟々

### 畏酋長尾身其餘幾

林堯叟云喻鄭雖小國北畏晉南畏楚則中間之不畏者少



矣

折衷曰林說不成喻大謬

鹿死不擇音

折衷曰杜音為陸陸傳韓其誤是矣服說甚協焉杜誤會鋌而走險不從之見鋌而走險是所謂困迫將死之時也走險赴難也何改為陸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杜預云鋌疾走貌言急則欲陸孫于楚如鹿赴險

陸祭云詳子家此書未見有從楚之意下文云將悉啟賦以待儉者正謂如鹿走險欲一聞以死不暇擇音而鳴之惡耳鋌字書作麕鹿疾走貌

傳遜云杜解固非矣然必有人迫之而後疾走也上文無自而竟以疾走為言文不順矣況鋌本從金必利器也以難解而改作麕強矣今考鋌銅鐵朴也蓋語意以鋌々鹿而後走險耳其義甚明

折衷曰傳辨極是矣今斟酌陸傳參鄙意註之鋌之為疾走杜以意言之字書固製鋌字耳字書之杜撰此類甚多

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折衷曰杜云殺視不書賤之又云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非也諱國惡春秋之制也母弟之死不書常也今書之故見惡也雖不賤之安書卒沉殺之乎不書殺惠伯亦是故也若只書卒則何所畏之有故顧氏為皆諱之是



也杜亦為孔子作孔子何所畏襄仲而不書之乎  
仲以君命召惠伯

折衷曰杜云詐以子惡命此大不曉事也襄仲立宣公之圖  
豈祭於文公葬後乎必是公薨便與惠伯爭之雖襄仲專也  
不能擅之請於齊侯而後得行已志雖葬子惡誰使之即位  
若即位則襄仲何得祭之齊侯亦不肯許傳不云弑惡而云  
殺亦不即位之證也此召惠伯非惡亦非宣公故不云公命  
而云君命乃謂非仲之私命也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凌推隆云左氏稱僕因國人以弑其君是僕既通乎國人矣  
復何所憚而不自立而顧來奔魯乎則春秋書法亦當如楚

世子高臣高臣弑其君頌而又何以書國弑乎吳臨川氏疑  
僕因國人之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因國人之弑君懼并及禍  
而來奔也則季文子必欲出諸竟大史克業已稱弑君父又  
何邪以經證傳傳必有誤

折衷曰傳叙僕能弑君而不言其不能自立之事蓋不足錄  
故畧之耳夫雖弑君何心得立雖紀公多怨非奉國人僕已  
見黜季佗代為大子大臣奉之則僕何得自立乎慶父能殺  
般及閔公且季友出而不能自立亦傳之誤乎其以楚商臣  
證傳之誤此所以不知春秋也夫弑君父之大惡如季文子  
所謂而經以因討何居聖人之道仁也仁者安民之謂也不  
仁之惡大於弑君父故春秋每書無道之君必以因討此非



掩臣子之罪，因其見弑，而標無道以戒後之人君，非此則無可示焉者也。此周公之大經大法，而道之綱也。韓宣子云：周禮盡在魯，是矣。已。戰國以來，人君私天下，自占其尊為臣子者，唯名分是視，其恥春秋皆從此中來。公穀以下，所以不信左氏也。其不信左氏，益可信而貴之者也。後儒若信之，左氏則不足信焉。夫聖王祭祀，存于廟，養老弟于學，其他朝覲會同，百兩制度，雖自行之，皆示民教也。左氏因敘事，往往記古賢之言，以見之，因此求之六經，則道之明若觀火也。苟志道者，不可不熟左氏也。

### 李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杜預云：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

折衷曰：未見公不可必，故改之。其器則姦兆也。

折衷曰：兆卜兆之兆也。杜訓域，凌訓端，皆非。

### 高陽氏高辛氏帝鴻氏顓頊

折衷曰：蓋皆古帝王。杜預云：高陽帝顓頊之號，高辛帝嚳之號，帝鴻黃帝顓頊。朱申云：即高陽氏也。辟八愷，故言顓頊氏。少皞氏，杜預云：金天氏之号。次黃帝，按禹在八愷中，而舜禹之父，則舜亦八愷之子孫，而以顓頊言舜，則似高陽，即顓頊也。史記次黃帝者，顓頊，杜為少皞。凡此等其詳不可得而知，故前注而寄于此，羞謹之也。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折衷曰杜以蒼舒等八人為垂益禹臯陶之倫伯禽等八人為撥契朱虎熊羆之倫非也曰某氏有才子八人曰世濟其美曰以至於堯則非堯時之人明矣蓋高陽高辛氏之子或孫有此十六人以其德世家相傳至於堯時乃堯庭之垂益禹臯陶撥契朱虎熊羆夔龍其子孫也高陽之八族稱愷高辛之八族稱元而朱虎熊羆蓋伯虎仲熊之後而以其光之名為号也禹是八愷之後矣是八元之後傳文明也撥出於帝嚳則亦是八元之後其他無可考焉下四凶亦同此但只曰不才子而不言其名耳杜因有伯虎仲熊以為十六人皆堯時之人因傳有臯陶庭堅不祀之言以為庭堅即臯陶之字謬甚矣

###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杜預云渾敦不閉通之貌窮奇其行窮其好奇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饕餮貪財為饕餮貪食為餮

傳遜云陸引戴章甫曰掘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諸書所紀則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獸名蓋四凶之号皆取義于惡獸杜考之未詳乃以字義釋之非也今按宋愈成所註叢說亦有此論然服虔解已如此則衆說皆同折衷曰山海經等亦不可信然杜四凶之解皆意料而不切今且從獸名為服虔說

### 以比三凶

杜預云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比三凶



折衷曰非帝王子孫故別之此何義蓋三苗諸侯而非廷臣且不可言堯不能去故也

顧炎武云渾敦窮奇擣抗饕餮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驩兜共工鯀恐未必然至緡雲氏有不才子則杜亦不能以三苗歿之矣四凶事當以虞書孟子為正鯀倖直以亡身其為人傲而自用則有之不至如所云擣抗也帝之殛之亦祇過在羽山而已

折衷曰顧氏以孟子無渾敦等字面為非四凶書曰四罪而天下威服渾敦等若非四罪之人則其在唐虞之際果何者乎夫何所窒碍而為非乎孟子萬章直陳虞書之言耳何及渾敦等之言也大史克採世俗流傳之言而陳之何暇論其

是非乎孟子說舜兇壤浚井及葛伯仇餉之事一如小兒之言又其謂堯舜之子不肖謳歌于禹不謳歌于益等之事皆世俗之言古決無之矣凡孟子一書誤古者不勝枚舉而後儒尊孟子若聖人信其書若經不敢易一語顧氏蓋亦其人也故不以虞書而以孟子夫史克之言固世俗過甚之說不足取信然顧之論鯀與虞書大異其云傲而自用倖直以亡身而已孟子亦不言之顧自何而得之乎書曰殛鯀于羽山孟子亦言之而云誅不仁也顧氏至此又不從孟子而云過在羽山此何意乎

### 投諸四裔

傳遜云說文裔衣裾也徐諧曰裾衣邊也故謂四裔傳中書



裔夷裔子裔曹之類義皆視此  
折表曰杜遠也之解疏也故取傳意註之

春秋稽古卷四十八 折表第十四傳九



折衷第十五傳十宣公上元年至十一年

春秋稽古卷四十九



春秋稽古卷四十九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十五傳十

宣公上

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乎由父于衛而立平克先辛奔齊  
折衷曰申父之不用命傳不言其事今烏可知杜以河曲之  
役不肯薄秦於險當之其時首謀趙穿也趙盾若私於已族  
則應偕舍而不問也且既過七年今而其治之乎先辛奔齊  
心別有其事也凡不可知者以已意指定其事此杜之病已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杜預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



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折衷曰杜誤見曹成公之事而一部春秋以此叙前已辯之夫篡弑無道也誰能立此禮焉例亦不可成矣今晉若討魯則豈顧齊會乎魯亦不得以禮說之臣子亦不顧故州吁既會諸侯而石碏殺之杜之妄可以知也

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折衷曰杜二扈之盟劉炫以為非者不知宋文受盟十七年又會于扈十五年而謂為宋賂者十五年齊賂十七年也傳以宋人弑昭公發之故以文次例叙之杜則不誤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

王樵云拙經文盾實未嘗救宋左氏意之爾上書楚子侵陳

遂侵宋則楚師已在宋矣盾始帥師救陳又自陳而即次于棐林會四國以伐鄭必不反尾楚師而至於宋也遂以為名而左氏誤信之經安得書救宋哉

折衷曰楚侵陳盾為救之而出焉至則楚已移軍於宋何以知之以經云遂侵宋也陳救不及會諸侯而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救陳是虛救宋反是實若實救陳則楚安得遂侵宋哉傳所以兼言救陳宋也或曰經不言救宋者何曰盾出之時聞侵陳而不聞宋為救陳而出本于始出主意而書陳不然則經曰遂侵宋乃楚已在宋不須救陳者明矣而書救陳非經誤乎下文會于棐林以伐鄭書之以見其救宋所以此不書也曰宋實陳虛而傳并言陳者何曰傳凡先舉經文而



經之經已書救陳傳何不言而陳虛宋實故并言宋下專言救宋之事有傳而後經救陳之義始明矣若無傳則不為經誤者幾希矣王樵腐儒何得知之最可笑者其云不反尾楚師而至於宋也逆以為名殊不知古救國必伐其共國也已未嘗見春秋而云左氏誤信之多見不知其量矣

二年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馮李驛云持其戟而出之遂為所殺

折衷曰下傳有倒戟以禦公徒故邵氏批尚書云倒戟猶倒戈是也如馮說當云下戟也

戒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邵寧云聽猶聽政之聽杜謂常存於耳似迂

折衷曰邵氏又得之猶未明陽故改之

文馬百駟

丘光庭云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為可愛重若画馬為文乃是常馬耳何足貴乎

折衷曰以文為貴故曰文馬必是裝飾之名語氣並謂毛色也故且取杜而亦不必朱尾鬣芒其駕飾也論語以十駟稱齊景之富擇文毛百駟以遺人虛宋國恐難得也

立于門外告而入

折衷曰告于君也杜云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非也

既合而來奔

孔穎達載服虔賈逵鄭眾之說而辨其非馮李驛云鄭眾說



語意與下段寬而容衆不類存之以見杜註之精  
折衷曰杜不取三家甚好但不詳說孔疏云叔祥卑賤故得  
先歸葉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鄭軍者予之馬自然非子  
之罪叔祥自知前言已顯不敢隱諱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  
也言是已為之叔祥既答華元而即來奔魯耳按羊斟為華  
元御非甚卑賤人今日之事我為政此與華元言者何在前  
言之顯傳云既合而來奔蓋有竊謂羊斟以一殮之怒  
敗困殘民其心甚悔將待華元之歸而受刑使之耳心而華  
元不答之雖言其人也而自首猶舍而不問於是出奔若欲  
苟免則安待其歸且見之乎既合二字見其意也杜合訓答  
強且膚淺何在其精

### 華元為殖巡功

折衷曰周禮大司馬大役典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  
賞誅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杜按之云植將主也植豈可  
為官乎且華元豈為將主乎周禮屬其植典受其要對先鄭  
為部曲將吏果何意故後鄭不從杜取之何居蓋不知古人  
有例句法以在華元下為官耳

### 睥其目瞽其腹及于思

折衷曰睥杜云出目說文云大目也蘇林云寢視不安貌孟  
康云猶分然也瞽杜云大腹于思杜云多鬚之貌賈逵云白  
頭貌皆各以意言之誰知其實不如舍之又擇文于思如字  
又西才反馮李驛云來叶釐為是下文牛則有皮馮氏又云



皮叶婆古韻以沈韻律之。正冠履倒置者，可惡可惡。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林堯叟云：牛有皮可用為甲，犀兕之皮猶多，皆可用以為軍裝之飾。棄甲則何害。

折衷曰：所為甲者犀兕也。此倒句言犀兕尚多，若盡則用牛皮為之。然則棄甲何傷。故有一則字。如林意，則牛則有皮一句已及矣。犀兕之句為贅語。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林堯叟云：縱今有皮可以為甲，何如丹而漆之，使益堅固，勿棄之若何。

馮李驛云：從隨也。言隨你新皮作甲，其如無丹漆，何似直捷。

林夫如字

去之夫其口眾

折衷曰：馮說句意得之，但從縱同訓隨未可也。林則不足言。馮李驛云：林注以夫為句，言此役夫。按夫其猶彼具，只作一句讀。

姑益其疾乃去之

杜預云：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折衷曰：趙盾非畏楚，其意不欲競於楚，患在內故也。杜見識不及此，故為貶稱人，非也。為若敖氏，張本亦不必也。

使婦人載以過朝

馮李驛云：正義云：過以示人，今眾懼也。揜，國語當是不欲人見，故使婦人載畜出之耳。



折衷曰此等其寧之何可知杜無解甚可觸槐而死

顧炎武云甕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明矣杜云槐趙盾庭樹可刪

折衷曰甕進將殺之見其恭敬之容退而歎必以退字取證於非趙盾庭樹不可也然庭樹亦不可必刪之良可

公噉夫噉焉

折衷曰服虔云噉噉也公乃噉夫噉使之噉盾也說文噉使犬声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噉詳之意說文方言能愜焉

宣三年

折衷曰古者民之欲仕國家者必學雖民稱士曲禮云官學

事師故謂學為宦也孔穎達云宦者學仕宦學者尋經藝不知古故也

遂自亡

折衷曰馮李驛云宣子亡諸家為宣子輒皆亡玩遂自字輒亡也宣子之亡不言可知也

我之懷矣自貽伊慙

傳遜云邶風雄雉之篇我之懷矣自貽伊阻此詩以阻為慙傳讀異耳且古人引詩書多有差一二字者何疑

折衷曰傳說極是杜為逸詩非也杜又云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非也我之懷者懷我也詩本意忠臣為國建議以為我亦賴之得好而以是反見役使大得艱阻是懷我而自取



感也。此唯謂自取惡名之咎也。

惜也。越竟乃免。

林堯叟云：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遂致議論紛紛，或疑非孔子之言。愚按：此越意乃免，當為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上文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亦是兩事，不可與此相牽。

折衷曰：孔穎達不知杜誤，大費解。林堯叟善窺之，夫趙盾之罪在不討賊，越竟則為寧，不知謀也。反不討賊，雖罪也，弑君之名則可免矣。未越竟則似與知而待其變，然若反討賊則亦可免弑君之名也。夫子知趙盾之良，故惜其不越竟也。

卿而不討賊，無可疑者也。故趙盾不敢爭，而受惡名。假令越竟而君臣之義絕，反則依舊君臣，何得不討賊。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

服虔云：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群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

孔穎達云：若驪姬身為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今。國無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驪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廢篡適，晉固創其為亂，不用復畜公子。按：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國內因驪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驪姬自為。



誚也若驪姬為誚不須言驪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驪姬也自此之後雖立公族而顯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揚于悼公之子懿一人名見於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諱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以外更無其人良由逼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

馮李驛云二五耦傳曰群公子在鄙戰韓傳曰穆姬屬惠公蓋納群公子則服說自確文襄或除其禁後復為六卿所錮未可知也

折衷曰服虔為獻公之時是也孔疏雖辯也義必不然矣本文止曰驪姬之亂是獻公為之者無容疑焉獻公惑于驪姬而欲立其子先出群公子而後誚於國人使無納之介子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則申生重耳夷吾奚齊卓子之外猶有四人蓋是時皆出穆姬屬惠公即此輩也夫誚與盟不同誚者使人誓於神也不納群公子非立國不置公子之制法也此一時之事乃何復不復之有既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而不置也故曰自是晉無公族謂無官也惠懷之時晉無公子文襄之子皆出在他國亦不須置官今成公始立焉諸儒以誚無畜群公子為立不置公子之制故紛紛致不通耳獻公之時悉滅桓莊之放公族唯公之子九人已驪姬之亂三子死于內六子出于外惠公之時仍然故穆姬屬之文公之時兄弟皆死故介子推云唯君在也懷公不聞有子弟雖有不能存故晉得有公十者獨文襄耳其皆出外蓋諸卿皆



世家而執國事，公子在國不被任用，故自出，公使出之而任他國，此所以晉公子皆出而在他國也。雖復公族之宦仍然者，為是故也。縱獻公立制，其事中絕，且非佳法，何興之反如孔意？文公無創於其子之理，必也。襄公乎？襄公何創驪姬之亂？且云驪姬之亂，分明是驪姬亂國之時也。孔氏何所得創字乎？皆其誤者也。

周禮詛祝職云：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子作盟詛之載，辨以殺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刑信。鄭玄註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鄭說非也。考傳曰：詛射穎考叔者曰：狂夫詛之，是詛者祈於神，使加罪之名。魯作三軍，盟諸僖閱，詛諸五父之衢，是盟要盟也。詛專以禍福誓于神也。是詛盟之異也。盟詛一

類，類造一類，攻說一類，禴祭一類，各有其事，豈徒大小之分乎？此詛無畜群公子，只是以無畜群公子誓于神也。非立國不置公，不之制而盟之也。畜字亦可味。

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

折衷曰：按公族諸公子既為家者，公族大夫治之，餘子公大子之母弟及庶子猶在宮中者，餘子之官治之。孔穎達以餘子為主教，卿大夫之餘子失治，卿大夫之子公家何特置宦處諸子，蓋各有師傅，不專主教之。

其庶子為公行

折衷曰：杜云：掌率公戒行，此意料之言，難信。後者然，別無所考，故存疑收之。至以旄車之族為公行，則牽強甚矣。



使屏李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杜預云盾以其故官屬與屏李使為衰之適

傳遜云以適子為宗宜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

折衷曰盾今為正卿秉國柄何以官屬與之杜誤矣傳說某理也然附屬族人者不可言以故族亦難從故以意改之

三年故民人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林堯叟云不遇妖怪不順之物

林西仲云知其所在則避之承上知神毒句來

折衷曰諸家以螭魅罔兩總為神毒之物故堯叟以不若為妖怪如是則下文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意重複故西仲以此不逢屬民下文不逢屬不若殊不知此句謂不逢神下文謂

不逢毒也凡山川林澤幽僻之地必有神物是非狐狸妖怪之類人或伐其木或觸其忌則遇禍災今民間往往有某事謂之不若也此不意而遇者能知而備則不嬰災焉

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杜預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魯語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

傳遜云陸批魯語以杜誤愚以怪物難定罔兩存之

折衷曰螭魅杜註是後世以意言者何可信焉罔兩杜說與罔語不合罔語亦不可信與其罔存不信不如罔削只以妖怪之辭過也

林西仲云彼不若者亦莫能逢人為害以有備故也承上為



之備句來曰註重複可笑

折衷曰莫能逢之之字指螭魅罔兩非指民之言明矣上文不逢不若是知神之事也此之不逢螭魅罔兩是知姦之事也何重複之有林能知重複而不知分神姦亦可笑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杜預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

折衷曰上謂上天也杜以下又言天休故只云上下和非

以是為而子

傳遜云杜云以蘭為女子名愚謂蓋以蘭之秀美付畀之耳而心曰名斯固矣

折衷曰畀蘭以為少之子也非使為之名也杜謬

姦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

杜預云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

折衷曰蘭何得計月數而為懷子之證乎蓋燕姑卑賤之姦再幸不可期故言今一寢御若有懷子雖後言之君忘姦而將不信故以今所賜蘭為共御之徵也故先曰有賤姦又曰姦不才

公子士朝于楚

孔穎達云諸侯太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太子亦稱朝者以太子稱朝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折衷曰子華死而未定太子諸子皆以公子居焉蓋楚徵朝文公懼不敢如使子士攝而往果見醜殺又或子士既代子



革為太子亦未可知也無適子而未定太子者應諸子皆攝公而往也非太子不稱朝則傳何通言之此未為卿者之事既卿則是聘子士未為卿而居臣位安以聘稱之今不云往而云朝攝父者明矣

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朱申云蘭若死吾必與之同死也於是自刈其蘭而死

折衷曰朱說大誤今改解

四年公怒欲殺子公

朱申云嫌其不潔故怒林堯叟云怒其不遜

折衷曰公本心欲不與之而強以不遜食之公所以怒也不唯怒不遜朱則謬矣

畜老猶憚殺之

林堯叟云六畜之老者猶以其老而難於殺

折衷曰畜老不當於用無可惜也非老之故

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杜預云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

折衷曰君子汎言也非指子家言但言初稱畜老仁也然不武而不能達其仁終弑其君則杜註如無害然然稱畜老君子恐未以為仁也故革也

凡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折衷曰書弑之義杜君釈例論之詳矣孔氏正義備載其言



甚美矣。然未知聖人之道。故失大體。其云若亢高自肆。群下絕望。情義阻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号雖存。無以自固。此徒披傳以意為言者也。請以傳載言。道者言之。衛人出其君。晉侯問於師曠。師曠對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御有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

王以下。各有父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諂。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受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世。必不然矣。古人知道。故其言如此。夫民者天之民也。故曰天民。天愛民甚矣。故為使司牧之。眷命人為天子。為諸侯。是以凡為君者。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而勿使失性。是謂有道之君。有道之君。民奉之而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如此。誰得而出之。若夫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是謂無道之君。無道之君。神人棄之。非社稷之主。非百姓之君。



雖位号存所謂獨夫者也故其被弑也不問殺者是非而誅君此道之權衡而春秋之義也若乃臣者君之臣也故曰又臣而亦輔佐君而務民之義以共天職此臣之事也於是立君臣之義君雖不君苟不及於民則臣不可以不臣如甯俞毋弟解是也何路人之有故春秋其放弑君自非湯武伊霍則不能適其罪也而不書臣以因討者無道之君比較其罪弑君之罪則不足數也聖人奉天而立道安民之外豈有他乎禮樂刑政親義別序信皆安民之具也安民之德曰仁能安民曰仁人夫賊民之臣則君刑之君之虐則無如之何故春秋罪君如是深矣然亦天罰之必生不良之臣以假其手是以詩書每以天命戒君而未曾有勸臣者何也君義則臣

無不忠者矣不仁乃無措其軀處也後世則反是矣人主私天下自占其尊而不務民為臣者雖祭紂之主奉之為義此自漢氏踵暴秦之法而馳天下世以為常乃人不知聖人之道非本然也至趙宋之代以佛理視道以名分說春秋於是乎道與天下判然分矣夫道者君道而春秋警又君之書也而專屬之臣道此勸君驕天下愈不治矣且戎狄乎聖道申韓乎春秋可悲者孰甚於是矣元凱氏雖未知道其信傳也能窺經傳之意卓絕於後儒者頗多矣今疏所載全文甚長裁取其所得者出于此曰經書趙盾弑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彥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曰越堯乃免明盾亦



應受罪也。臣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蓋心嘗禱而已。藥物之劑，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固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蓋為教之遠防也。楚靈無道於民，於例當稱國以弑。公子比首兵自立，楚眾散歸，而靈王縊死，故以比為弑王也。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曰。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也。左氏義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穎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按傳鄭靈宋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殺以同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明其不異。既不辭別國之典人，而傳云莒杞公多行無禮於國，太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

國不稱人，知國之典人，雖言別而事一也。右除楚事之外，其論確實也。

### 著於子寧

折衷曰：因語有戟以淳于丁寧之語。先儒以周禮金錡金鈎當之。鈎又為鉦，故杜以丁寧為鉦。按傳云：及鼓跗著於丁寧，則丁寧為鼓跗中之物，明矣。因語之丁寧，當是別物也。因淳于錡相似，以淳于丁寧為金錡。金鈎天轉為鉦，謂之非牽強，吾則不信焉。

### 以貫笠轂

杜預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谷曰：笠，轂此言前過車轅及王之蓋。



孔穎達云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  
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為不  
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是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為近耳  
折衷曰服虔及二說差近理然並當立轂笠不當立笠轂杜  
說於人情尤遠矣何也以依轂而立故名曰笠轂豈有之乎  
笠轂者笠之轂也蓋笠骨會輯之處似事轂指此曰轂也  
五年公至自齊書過也

折衷曰或謂直見此行之過也非也雖公有過不行飲至則  
安書至杜解甚得經意但其云厭尊毀列累其先君則非也  
諸侯之女固有降嫁於人臣者在自國者趙哀趙算公塔池  
適他國者莒慶氏宋蕩氏是也猶天子降與於諸侯也凡天

下諸侯姬居八九雖勝於他國一二分之異姓能盡之乎乃  
知有婦臣之禮也宣公見過而聽蓋有時宜不可者也杜見  
此一事云爾誤矣

### 冬來反馬也

杜預云送女留其送馬諫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  
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折衷曰考禮廟見而成婦則未廟見已前以為賓也故女嫁  
留其馬夫家亦不致之也若徒為諫不自安則夫家不致之  
豈禮乎反馬之事士昏禮無其文蓋大夫以上之禮也杜謂  
譏其不遣人而親來也孔疏引昏禮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  
然後壻見于妻之父母為證云高因親迎則不須更見凡禮



有出入諸侯以下親迎禮也士輕賤而有三月之後見妻之  
父母之禮宋蕩不迎莒慶迎而不親反馬高固親迎又親反  
馬皆是其出入者而不為非禮且夫苟有禮則君子與之春  
秋安議其厚傳止曰反馬也是記事耳杜固誤孔曲附之  
孔穎達云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  
昏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折衷曰雖有舅姑必三月廟見而成婦故曾子問曰三月而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祔成婦之義也是不必舅姑沒  
者也祭于祔者士一廟廟止祔耳故特稱祔焉舅姑在者舅  
姑之祔其沒者壻之祔也若大夫則三廟矣蓋不止于祔  
也鄭玄注云謂舅姑沒者也此按士昏禮之文殊不知彼所

謂者舅姑既沒無可贊見者故唯三月而廟見祭行也其實  
父母存者亦三月而祭行故彼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不  
言舅姑沒此其證也鄭玄之誤穎達取之尔

六年使疾其民

折衷曰社云驕則數戰為民所疾甚迂且不與下接故改之  
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杜預云殪盡也世猶習也劉炫云按尚書秦誓武王數紂之  
惡云尚罪世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世不得為習也  
折衷曰杜故不待辨故傳顧皆取劉炫孔穎達引詩射則世  
弓強附杜殊不知詩亦謂矢之貫物

殪戎殷



折衷曰杜云以兵伐殷盡滅之非文理也故孔氏云殪字宜在下今改之

其在周易豐之離

折衷曰杜云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夫易有不變者不用爻杜說漫漶不通今改之

七年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

折衷曰子家三卿當相鄭伯如晉今公子宋相之故傳特言之林堯叟云宋弑靈公故謀從晉以求媚不知而穿鑿

八年伐舒蓼滅之

傳遜云杜云舒蓼一國名疏曰二國名者蓋傳寫誤當云一國名穀例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

滅蓼同蓋蓼滅後復故今楚更滅之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舒蓼皋陶之後偃姓若舒自為一國僖之三年為徐所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為二國名孔氏遂以為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臆說也今按羅說為允孔又以群舒為一種尤謬群舒者而言群蠻通衆舒而為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舒與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群舒之內蓋杜考之不詳而孔左右其短耳折衷曰春秋之小國不可得而考皆次臆言不可拠也僖三年之舒文五年之蓼與此舒蓼雖其異同下可知上曰為衆舒叛故則此其為衆舒之一而為一國無容疑焉僖文之舒蓼已滅又不可為一國則與此必不同矣傳註無弊今取而挾往焉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杜預云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

折衷曰此直記非言周微也本又作徵經不書諱也杜以為諷講駁

十年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

孔穎達云恐其藉前世之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偏已因君薨而逐之

折衷曰雖藉前世之寵未必有寵於新君味公卒而逐之則非畏後者矣

崔杼有寵於惠公

家鉉翁云是歲崔杼弑君蓋五十六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

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忌非杼之身或其父祖不可考耳

折衷曰鉉翁之疑誠然矣是必非一人傳杼字誤爾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折衷曰杜意蓋謂奔者之身嘗所聘之國夫奔者恩好相接之私不關於國家其於奔放何特告之故收列說

十一年使封大慮事

折衷曰杜云封人其時主築城者因云使慮事為此解非也又云慮事謀慮計力是也顧炎武非杜而云慮籌策也此見孔疏之誤為杜意也孔引鄭玄周禮注云慮事者付人也以證杜說不知鄭因此傳以注彼本其誤者也



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通略基趾

折衷曰杜孔此解總憤之今以意注之

吾儕小人所謂

折衷曰小人中常所謂之諺也言非君子之言也杜云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者非也

春秋稽古卷四十九 折衷第十五傳十

春秋稽古卷五十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十六傳十一

宣公下

十二年至于達路

杜預云塗方九軌曰達

折衷曰杜泛叙達字大達鄭城內街衢名不須叙字

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朱甲云設若割截鄭地以分賜於諸侯之國使鄭國男為楚臣女為楚妾此亦唯命是聽

折衷曰朱氏以二句為二項之文字按語氣似即鄭伯一身



而為一事、且肉袒牽羊而降、土地人民、非其<sup>其</sup>所可冀、故改之、  
矣字不可泥、

### 夷於九縣

傳遜云、杜云、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九縣、謂息鄧弦黃夔  
江六蓼庸、然人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故諸儒辨  
說紛紛、揚用修以九為陽數之極、凡稱九者、皆極言之、其說  
尤謬、愚謂、楚滅國雖十一、或以二小國併為一縣、亦不可知、  
若必滅一國為一縣、楚亦固矣、滅國設縣、豈每分併於其間  
乎、且此尤不足辨、上文云、微福於四君、不泯其社稷、使得事  
君、夷於九縣、則望其存而不滅之、若以滅國為比、不大戾上  
意邪、時楚有九縣、願得比之、自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豈

復進記滅國乎、徒屑々以解九縣、而不尋其意、悖孰甚焉、  
折衷曰、傳辨大是、今酌之、加鄙意註之、  
得國每敵

朱申云、豈取鄭國、不可敵也、

折衷曰、不可以取解得、朱非也、

### 觀釁而動

折衷曰、釁、間隙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是楚無間隙可敵也、  
杜訓罪、誤、

### 商農工賈

折衷曰、古者四民之稱、謂士農工商也、所謂士者、民之去農  
商、學道而官仕、以供國家之用者、如孔門諸子是也、論諸如



士志於道、凡士字皆謂是也。故又曰官學始仕為士、故稱士未仕、故屬民。既去農商、故曰民或稱商農工賈。孔穎達云、此言舉兵勦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故不云士。此不知士字義、非也。又按軍役農工商亦從征、但不使敗其業耳。

### 軍行右轅左追蓐

傅遜云、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車之左者、追蓐草為宿備。前未有議者、愚以為非也。蓋楚五分其軍、為前後左右與中、而使之各有所任耳。如以車之左右而為用、則其所謂前後與中者、抑亦其車之前後與中否也。且一車之中、而凡在右者挾轅、凡在左者追蓐、於軍中不亦煩擾乎。蓋古

今之為陳者、必有前後左右中軍。此楚亦既分軍為五、而以右軍專挾轅為戰備、左軍專追蓐為宿備、前軍專在候以慮有無、後軍專為敵以拒後、中軍任權謀出令、五軍各有所任、部分既定、號令各一、此顯然易見者。杜以楚止三軍、故有此解、獨不觀晉知營曰、吾三分四軍、以逆來者、四可分而為三、三不可分而為五乎。

子識  
時  
折衷曰、傅辨杜誤、誠平載阜說。但其說頗有可議者。右為右軍、則是也。其挾轅為戰備、何物乎。追蓐、左軍專之、必有其時、非常之也。不言之、疏也。分三而為五、與知營其法不同、殊不知三軍各自分為五隊也。今以臆革之、

老有加惠、旅有拖舍



比

折衷曰此例句法衆核有施舍其老則又有加惠也杜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云賜老則不計勞殊不知奉賞二句相對老旅二句相對君子小人二句自相對貴賤二句相對各以類相比而不相通劉炫之規不亦宜乎且不計勞豈加字之義乎按揚慎云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疑古二字成語不當有異義而徧檢之用修之言良是矣因詳考之成公十八年施舍已費襄公九年魏絳請施舍昭公十二年施舍寬民又桓公施舍不倦此旅有施舍皆指恩惠言之昭公二十五年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嘉者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施舍對戰鬪以好惡言之則亦可以為恩惠也又襄公三十一年論君子之威儀曰在

青 余

輒 傳

位可畏施舍可愛此非恩惠其與在位對蓋施同弛或弛字之誤謂燕居之時也凡七見徐施舍可愛之外皆謂恩惠則在傳固无異義矣周禮天官小宰云七事者令百府官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地官小司徒云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共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此施之設施為之施舍捨置也於天官言治百府官所為與所不為之可否也於地官言辨民役之所用與所捨也且義相通與傳之施舍大異矣國語凡五見周語云國每寄寓縣每施舍施蓋振字之誤升庵謂與左傳旅有施舍正相對蓋或國語見此傳誤會為言也凡戰國諸子之說古書知以直躬為人名且其本義不可勝計也近來學者輒引諸子微經以誇博可



笑又云、聖人之掩舍也、議之楚語云、明掩舍、以道之忠、此與周禮全同、周語又云、布憲掩舍於百姓、晉語云、棄責薄斂、掩舍分寡、此謂思惠、同左氏之義、夫掩舍二字、左傳周禮其義復別、不可彼此相通、各就其書見之可也、國語是戰國之末、偽造之書、雜取二家而為言也、本不足引證也、

武之善經也

折衷曰、善經杜訓法、與下經武不合、下經武揚守勤為經略、與善經不合、並非、

於鏢王師、導養時晦、孝昧也

折衷曰、孝定也、導養即定之義也、杜孝訓致為致討於昧、解詩云、武王能遵天之道、須臾者惡積而後取之、果然下當云、

兼弱攻昧、以務烈所可也、上云兼弱也、此云孝昧也、此互文、言兼攻弱昧而掩定之也、故下曰、掩弱孝昧、以致烈所可也、是兼攻而服者、我以德掩定之、以成盛烈、豈不順乎、且徒兼弱攻昧、以致烈、不可謂武王之師、況教人昧乎、

無競惟烈

折衷曰、此只為務烈而引之、杜云、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每疆之業、非詩意、亦非傳意、且烈直訓業、非也、

掩弱孝昧、以務烈所可也

折衷曰、杜云、當務後武王之功業、掩而取之、不得上文之意、故為強解、

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

傳



折衷曰杜云今彘子逆命不順故應否臧之凶其意以否臧凶屬彘子此不能解下文有律以如已也故誤耳

有律以如已也

失

杜預云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之敗則法後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後人之象

傳遜云今拋杜以己作人本謬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杜預云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杜預云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

傳讀

陸祭云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脈宜讀有律為句以如已也

傳

故曰律又自為句杜以故曰律三字屬下既非又專論卦象而不言事理此其蔽耳

傳遜云愚詳讀傳文誠如陸所云故敢從其說略附以己意改之

折衷曰陸傳之說大是今收傳註以為定說

彘子尸之

折衷曰服虔與尸之說鑿甚矣

失屬亡師

屬屬

折衷曰杜云今鄭屬楚故失屬屬謂彘子師已危必戰而不

失鄭卒杜謬

聽而每上衆誰適從



杜預云、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眾不知所從、朱甲云、聽命於下、而失為上之體、

陸察云、同括有言、在楚師北轅之後、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穀不仁、何嘗及二子乎、蓋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眾欲稟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

折衷曰、杜誤、陸亦未也、此併三帥而言、朱氏稍可、

此行也

折衷曰、朱甲云、此行、謂楚之此行、非也、

于民生之不易

折衷曰、朱甲云、于與吁同、嗟嘆而言也、非杜訓曰、是也、尚書于曰通用、按此章文法、自尚書變來、

### 討軍實

折衷曰、古所謂軍實、自將師、偏裨、卒伍、軍器、糧食、俘獲、凡軍中所有、總謂之軍實、今對國人言之、指軍士而言也、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々有一卒、々偏之兩

杜預云、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

承副、

朱甲云、分為左右二廣、每廣有事十五乘、百人為卒、以今廣法論之、每車一乘、有一百人、周制車十五乘為大偏、二十五人為兩、楚以五十人為兩、以舊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用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



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  
傳遜云、杜說古今未有、譏之者、竊謂上云、其君之戎、分為二  
廣、註云、十五乘為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  
分屬子十五乘邪、抑別有百人邪、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為大  
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而二十五人、亦何所  
麗乎、於文理、俱不通矣、蓋以下文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  
左右、與司馬法十五乘為偏之制同、而此偏字、又即十五乘  
為偏之偏字、故強以此解、而不尋其文意耳、愚合後段觀之、  
則廣、兵車名、楚王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為左右二部、故  
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  
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為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

傳

乘

傳而

傳

專每廢事矣、傳文大高簡、難解、舊註復謾焉、益難通耳、  
邵宝云、楚人易古偏法而為廣、今之所存、百人、故曰一卒、亦  
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知偏之兩、今二  
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一卒之外、又有餘卒、  
為承副者、二十五人為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為偏、在  
今為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  
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憤

折衷曰、諸家卒偏兩之解、不尋文意、徒拋周禮司馬法說之、  
至兩、僅二十五人、乃皆以承副言之、俱是僨、今文理不通矣、  
不待備辨、夫一卒者、合左右廣之稱、非謂百人為卒之謂也、  
偏之兩、是親卒字之言、今楚廣有一卒、其卒即偏之兩也、豈



傳

不文理明暢乎此得諸成公七年之傳曰晉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叛楚杜彼註亦解兩為二十五人夫二十五人豈可教戰陳于蓋兩之一卒晉軍名也司馬法十五乘為偏兩併其偏乃三十乘是為一卒晉亦分為二故謂之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謂與即與楚廣法正同但異名耳舍偏兩之一馬者合則為兩分則為偏此言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分其兩為偏以一偏遺置於吳以一偏歸於晉也偏即十五乘及其所率之兵也晉之偏即楚之右廣也左廣也此傳言楚左右廣之一卒即我晉因併偏而為兩之卒也所言卒偏兩自是晉軍名而非指周禮司馬法所言焉所謂卒者晉楚兩廣總所率之兵為一卒

傳

卒

而言之偏一偏之偏非稱車數之偏但偏車之數應如司馬法所謂也兩者左偏右偏之兩卒兩與周殊不同矣諸家以卒為一車所率之卒果爾何得日廣有一卒及兩之一卒焉但晉楚並非廢周法此是王之親軍而非三軍師旅之制也晉之偏兩亦然矣其三軍固與周每異也李靖徒批司馬法以意言之司馬法既與周禮不合況李靖安足言按周制一車所率步卒百人以準之晉兩楚廣總三十乘為三千人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折衷曰數林堯叟云數時刻時刻豈待數乎可笑

原屏咎之徒也

折衷曰林堯叟云咎指彘子杜徒訓黨並非



實其言必長晉國

折衷曰此言藥書以其所言為心而行之則必長晉國是其言實而非虛也杜實訓克何迂之

寡君少遭凶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折衷曰不能文林堯叟云不能文飾其辭大非也揚守勤讀入字絕句此行屬下大是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朱甲云楚以大國之君親至鄭國是有迹於鄭也今晉君使我羣臣遷其迹而去之○馮李驛云削迹之意

傳

折衷曰繼大國之迹而遷我軍於鄭也二說非傳意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帥 傳

傳遜云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師愚觀此傳楚之君臣初無必戰之意起於晉之鈍車逆趙旃而潘黨望塵之誤耳何為而用以疑羣師耶此蓋三子各逞其伎以示武於敵耳觀之下文可見

折衷曰下文魏錡請致師趙旃請挑戰二文既不同楚已求成盟有日矣而今挑戰是其成既敗矣則不可復使趙旃召盟也故余斷以為致師者示軍至也周禮環人掌致師蓋聖人制禮不可有挑戰之變也杜不知之故致傳氏之規傳亦不知也後云逞其伎以示武夫盟已有期日豈有挑戰而逞其伎者邪

靡旌摩墨而還



折衷曰、本文了々、而杜云靡旌、驅疾也、靡、近也、抑何誤之、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折衷曰、郡室謂掉兩馬之鞅也、傳已辨其非、顧氏取之、何居、  
趙旃夜至於楚軍

杜預云、二人難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折衷曰、前曰趙旃與魏錡皆命而往、杜意一時命而同行、故  
云、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殊不知曰皆命而往者、為卻  
子云二憾、往言之、其實魏錡之命在前、故傳別叙二人先後  
往而皆未還、故傳此云、潘黨既逐魏錡、以了魏錡之事、

席於軍門之外

杜預云、布席坐、示無所畏也、

傳

折衷曰、身既在車、何特席地而居、席字甚難解、或謂占地而  
居、平按本文夜字、疑後字之誤也、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

傳遜云、兵法、車十五乘為備、今楚用曰法、而易其名、

折衷曰、周六軍、每十五乘之制、晉侯之戎車三十乘、分為左  
右、一偏各十五乘、稱之曰偏、司馬法因之、為軍名也、楚子之  
戎車、亦與晉同制、但以廣名之、非本軍也、傳不之知、故云用  
曰法、人按周禮有廣車、廣之名、亦曰矣、

日中而說

舍

折衷曰、說杜云、舍也、馮云、即詩召伯所說之說、或續脫者、非、  
愚按、此畢字之義也、古者不可知、如字讀為是、



殷其卒而退

軍 傳 遜云杜云以其所將卒為車後殿竊謂會所將卒即上章也杜杜即以上軍為諸軍之殿而得不敗矣此戰中軍下軍已大奔惟上軍不劬如此立文與事實大悖且傳文亦別蓋士會自以其身為上軍之殿耳折衷曰傳說大是

屈蕩尸之

傳 傳 折衷曰顧炎武云尸止也古人以守尸之人謂之尸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尸者每得入羣臣王嘉傳坐尸殿門失廁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進愚謂顧氏雖辯也凡古之文字不可以後世字義求者極多矣從前矣

未有作尸者顧氏以意改耳

楚人悉之脫屬扁

傳 遜云杜云悉教也陸云悉毒也此謂悉為教者杜以脫屬及下文拔旆皆教人之語故以意解之耳說文引此傳作卑云舉也引黃穎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其義良是疑今文作悉者誤愚謂以其為教者回謬而以為舉者尤謬夫而敵交戰既敗而乘敵之困執俘獻馘其常也豈有敵車既陷而顧教之使脫乎教之已過況從而舉之乎教之舉之一為已甚豈有見其馬旋而復教之乎脫屬拔旆投衡凡在車者皆能何晉人獨愚而待楚人教邪若果爾則晉人方荷德无量豈敢復以教奔戲之此寧不激楚人之怒以授之首乎此楚敢



人之仁過於朱襄而晉人駭癡不解更之甚矣古今寧有是耶蓋楚人見晉隊不能進即恭毒而殺害之故晉人脫扃以免馬旋楚又欲害之晉人拔旆投衡乃出既出而乃敢云吾軍止此偶敗耳非知大國之數奔也此于更理甚明並無教人倍也杜仍漢儒之謬相因以為固然而不求之心并合之事理人情以訛傳訛更千載而未之正也或有以卻至見楚子免冒趨凡謂古者軍禮亦有是者殊不知卻至見敵國之君故敦盡臣禮然亦惟至能之而橐書亦以此為證此二軍相遇非有君臣之分而楚何卻室之多耶且傳于宋之狂狡倒戟而出鄭人以為失禮違命此楚之教晉與杜校何異而傳不以譏乎

夏

傳

傳

顧炎武云定四年管蔡啓商甚間王室解恭毒也傳氏曰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旆投衡而出耳未詳  
顧氏補正有附說忘其名氏辨之云掇杜解恭為教於義為長蓋晉人困厄而楚人顧教之脫險既脫而後有讒言故傳書之以紀異若如傳氏說則軍中常事何可勝書且末語尤每謂矣

折衷曰古書之文字後世失義詁者不勝枚舉詩經特多矣漢儒以意為之訓詁然其學膚淺如亦雅毛鄭諸家其說多不當焉故讀者不得不以意逆之也如恭字左氏之外未有所見而其所見僅二三處亦各異義而不相通故杜預氏後文而訓教訓毒皆以意言之其實不可知也夷考之从其从

尔



从心教義甚允此之甚之脫肩為教能偃馬管蔡啓商其間  
王室言啓導商之心教之間王室不亦偃乎而社以毒亂解  
其間其意以周公誅之故欲甚管蔡之惡為此解也豈傳意  
耶均之杜說而諸儒一執毒義蓋亦如杜意抑何固矣如趙  
襄子由是甚知伯則決非毒義亦不可為教以下文遂喪之  
觀之訓怨必矣此甚為教不可易也夫說文之於古書易字  
者實多矣何可拋陸氏取之固非也傳之駁杜意不當矣其  
云兩敵交戰既敗而乘敵之困執俘獻馘其常也豈有敵軍  
既陷而顧教之使脫乎其乘敵之困執俘獻馘者在時與勢  
與其人之位不必其常也即常有人情不常者如狂狡倒戟  
是也又云脫肩投旆投衛凡在車者皆能何晉人獨愚而待

平

楚人之教邪此又不曉事之甚也在車者豈皆王良邪凡人  
有暗於所近者況急遽臨事之際乎其云不知大國之數奔  
非以我拙反調乎又云果爾則晉人方荷德每量豈敢復以  
數奔戲之豈徒戲之而已邪如狂狡者殺而見殺傅氏能引  
狂狡寧不知之乎又云此寧不激楚人之怒以授之首乎晉  
人雖騃癡不知其授首乎且走且戲而隔則楚人雖怒將如  
之何且既出險不必授首也而云楚人之仁過於宋襄而晉  
人騃癡不曉事之甚矣古今豈有是邪我不知騃癡不曉事  
其將屬誰矣其解云甚毒而殺害之夫欲殺者可曰毒乎甚  
搏為毒也轉為害寄兼殺而後義始成焉古又豈有是迂闊  
文字乎且火進末出之時不擊之待馬旋而後又欲毒之何



楚人之遲緩而无勇士傳說于事理人情皆大悖矣而非杜  
云不求之心并合之事理人情以訛傳訛更千載而未之正  
也余謂以甚必為毒亦是以訛傳訛可謂不見眉睫矣又卻  
至之論頗有弊今不俱辨又傳譏狂狡而不譏楚人以此為  
證狂狡殺而為其所殺故後焉今楚人不見殺且此依晉  
所主在調謙何譏之

### 逢大夫與二子乘

折衷曰逢遇也杜以為氏蓋非也

### 宵濟亦終夜有聲

後 折衷曰此謂其狼狽杜云其兵衆將不能用遠矣顧云每復  
部伍亦五十步

### 夫文止戈為武

鄭樵云左氏曰止戈為武非从止凡止芷齒耻之類从止  
武从戈从止从戈以見義从止以見声古文歌舞之舞作習  
振撫之撫作攷廊廡之廡作庀於古並从止於今並从每而  
每於篆文亦从止則武之从止又何疑焉若曰武欲見止戈  
則古之武有作成者又有作戩者成之前垂象執戈揚盾之  
義戩之从習有習用干戈之義及戍為戍己之戍或為襲敵  
之襲則戎事之武專用武也若曰武有止戈之義又何必曰  
偃武乎止之与止曷得相紊左氏所見止之訛也武於六書  
為諧声武戈類也武之从止亦從戰之从單善戩之从琴六  
戩之从單善戩之从癸皆声之諧也禮記田祖者且也祖非

戍或戍

戍



例

从且、凡置姐之類、从且、但祖之類、从且、祖音祖、每且、又曰、刑者例也、若曰、刑之从井、而有制之義、則刑也、井也、耕也、亦可曰、刑、午、又曰、富也者、禍也、若富之从畀、旁伏而有福之義、則輻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午、若曰、角、觸也、商、章也、秋之為、擎、春之為、蠢、皆此類也、凡此類、是皆不說聲、

識

不識

代

折衷曰、左氏、縱非丘明、先於戰國久矣、其下、說、當世之字、而、批、千載後之楷文、論武之為止戈、寧有是事乎、以六書非之、譬猶以沈約韻、護三百篇之不協也、鄭樵傲然自高云、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狃不逮六書之義、況其他乎、可謂不知量矣、六書之起、實秦漢以後也、夫自秦、泯聖主之典刑、凡古之文物、每一存者、於是李斯作篆、蒙恬

字

作隸、而三代書名之形象、意義、蕩盡掃地、後世孰得知古焉、其云、某科斗之文、某史籀之書、又稱古文者、皆是因李斯之書、而後世偽造者也、於古何所取徵焉、且其甚者、至一字有百體、古豈知斯繁雜哉、後世所取信、非石鼓乎、是亦字、文、周之造、而非姬周之物、先哲考證明矣、乃古寧可知焉、鄭樵定為武、从亡、夫既云六書、武字何必諧聲、所證之古文、邈、改、危、今作舞、掩、庶、則武字、今獨不作、惑者何、且古每亡異字、其用亦不同矣、亡為每者、轉音而假借、今猶然矣、何制从每之文字、而假亡之為、嫌每之多画、則何不用无字、而作或乎、今所謂古文者、其不可信如此哉、又如祖字、禮記既云、祖者、且也、則祖之从且、何容疑焉、其云、且也、例也、福也、則借音而明義、



論說之言、不關於字、若以是為非、則仁者人也、義者宣也、亦非乎、夫武者、戡亂之名、故从止从戈、周王平紂之亂、而天下之民、謚之為武王、豈以一時兵威、為終身之德、謚乎其樂名武、亦以平亂故也、是以其詩、如楚子所引也、若以兵威之盛為武、則曹孟德而可已、足為聖人之謚、及命旌功之樂、乎夫以禮而治曰文、以威而定曰武、古文武之稱、至重矣、書稱舜德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後謂威武乎、鄭氏以用戈為武、既不知聖人之體統、乃淺引、偃武可謂陋矣、偃武等是字、義之轉、如平亂而云成、良臣而云亂也、若所引戍戩、乃是後人不知其義、後見勇武、演武等、而偽製者、古一武字而足、何有許多之形乎、六書更有會意形象、如易之為日月、日月之為

實、闕則武字何必諧聲、鄭氏所引、戍之前垂、非形象乎、戩之為襲、非會意乎、然則一武字、兼諧聲形象會意之、三古豈有之乎、夫有日月、而後有易、則易之為日月、猶是可也、先有實、闕而定日月之形、又定其聲、豈有是乎、況實闕、又在山門之後、六書之不可怙、如是、儒者不知超今而考古、後以今測古、焉得之、

其三曰云云、其六曰云云

折衷曰、杜云、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此杜考覈不及、故云然、又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可笑、故使子孫每忘其章、

折衷曰、杜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固非也、劉炫云、能有七



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以章字屬子孫尤非也

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

折衷曰楚子第云利人之幾安人之亂不言兵事杜云其動則年荒非本文之意

遂圍蕭々潰

顧炎武云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言遂傳于蕭也

傳

折衷曰圍蕭々潰終言之是為綱下還又細叙是目也傳文往々有之下明日蕭潰是為還无社事而言與此不相涉而亦反應益見其妙馮氏云下文乃補叙前事非衍文是也

十三年尽滅其族

族

杜預云尽滅其族為誅已甚故曰惡之来也孔穎達述之云先穀之罪不合滅族尽滅其族亦是晋刑大過是為大惡折衷曰惡之来也已則取之是專罪先穀其意滅族當其宜也夫邲敗隕生靈之命未知其幾百千此皆先穀之為也雖滅族足償之乎杜謂為誅已甚何也此見惡字以為傳意然而亦謂穀得重刑自取之也至孔疏謂滅族為大惡專罪晋正与傳相反

傳

十四年允大國之討

傳

折衷曰傳意昔盟則晋討之不顧而救陳是允於大國也杜云允禦也謂禦家討陳也其意蓋謂禦宋為大國晋討陳也而凌稚隆誤會杜意云大國宋也故馮氏明之云大國自指

宋



晉宋為晉討也。皆田允訓禦討虜宋而誤矣。

復室其子

比傳

折衷曰：杜云：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按：凡有罪而誅亡之臣，籍其家而没入于官，或權臣分之。傳中分室有室之文，比此焉。杜意：達為固死，故不籍其家，故以室為妻之。凡以女與人，云妻之。云女之，謂之室。未見文例。且為妻之，則復字無謂焉。即不籍其家，亦可言復室也。杜可謂固矣。下文復其位，亦復室之復。杜為襲，亦強。列茲說，不可易。孔疏排之，非也。且以列云：還家室，為還孔達之妻於其子，亦不知列也。

鄙我也

折衷曰：陸祭、顧炎武鄙為鄙薄之義，非也。以我為鄙邑，故不

假道是我亡也。傅士凱從杜，良是。

投袂而起

折衷曰：楚子怒之甚，奮迅而起，雙袖似投之，故曰投。此文章鼓舞之妙。杜訓振，斯可也。凡此等臨文逆意可也。近來小學生，屑々引諸書為奇說，還誤初學，故辨之。

懷於魯矣

折衷曰：杜云：懷思也。孔疏為思高位於魯。懷為思，常訓也。然為思高位，則何言魯樂。且夫襄仲死，而子家於見寵，政柄未移，何思高位。

十五年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

折衷曰：杜云：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此誤亦由

襄



不得全章之意

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

傳遜云杜云容貌威儀容顏采章車服文章嘉淑令辭稱讚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未報亦備劉炫曰仲孫勸君行聘惟宜論聘之美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見報而言此乎此言為至當且於上文尤順

折衷曰劉炫規杜固當矣但容貌采章杜得字而不得義則字失之諸侯之朝王為獻治功是本義也其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是為傍義劉以是規杜非也然杜為獻征伐之功於伯者大謬

朱申云有玄纒璣組羽毛齒革之類以為容貌之物采文章

嘉淑而有加貨

折衷曰此劉炫之說也上件庭室掾百即此物安復更言之嘉淑而有加貨

折衷曰凌稚隆仍杜謬自於是有容貌至有加貨十三字為一句而解也聘也朝也嘉淑也為三件文章也聘而庭室朝而采章嘉淑而加貨也蓋上二件各上四字下七字為二句皆以於是二字承之後一件變文為一句以而字承之雖是為三件文章而非三事蓋嘉淑之加貨或於聘或於朝而兼行之故曰加貨以變文見其義也凌氏以死於是二字屬上大謬矣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折衷曰駕車之馬御者之鞭不能及其腹杜以騎馬觀之故



云言非所擊此言及不及非謂擊不擊非也

高下在心

傳

折衷曰謂度已分杜云度時制宜恐非傳意

山藪藏疾

曰

折衷曰藪字从艸从數凡物之聚謂之藪草木之聚于山曰山藪沃是水之聚也故曰沃藪白淵藪非沃類也水有名以沃者未有以藪者職方之沃藪謂水成沃而聚藪也爾雅之十藪親戚方者當云十沃也亦是拋水聚而言非名水為藪矣後世不明職方爾雅所言概為沃類故說文云大沃也鄭玄云水希曰藪果然則山藪為每謂故又為沃旁之藪故應劭云藪厚也有艸不魚鼈所以厚養人也皆每誓之言也

瑾瑜匿瑕

折衷曰聘義有瑕不掩瑜瑜不掩瑕之言故杜訓匿為藏知此則不成譬故改

義無二信

折衷曰義屬君信屬臣杜云欲為義者不行兩信非也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折衷曰君之祿臣為使行命也故曰臣之祿也祿猶云職也林云為臣而不辱君命以死是能享其天祿也夫享天祿則曷其死亦是理學之歸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

杜預云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



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  
傳遜云、杜以兵法曲解於此、而實非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所以貴謀示整、春秋時、兩敵相持、而信使往來者多矣、何嘗  
不用、而獨華元於此用之乎、時楚師久駐宋郊、而元以國相  
至其師、則楚必為求成請服、自應納之、何待如兵法所云乎、  
且其時、俱以國人為兵、何鄉人非鄉人之有、其云、左右謁者  
典門者、舍人之稱、皆戰國以後之官名、非春秋時事也、不知  
杜何意、而乃以此為解、其登林劫盟之意、略不為言、尤踈矣、  
折衷曰、傳謬一何甚乎、兵交使在其間、此其常也、宋慮楚怒  
甚、雖請平不許、故華元乘夜竊入、欲乘其不虞、使劫從、則如  
兵法所云、而得入者、非每之事也、夫宋之國、相至楚軍、楚之

平使

軍人自度求成請服、不先通諸子反、而敢私納之、乃元有  
是事矣、且既自納之、乃使其直登卧林、何楚人之怠慢乎、杜  
所云軍法、假今而說古、非謂必如是也、我還疑傳何意、而為  
不解事之言、又其解登林劫盟之意、只云乘其不虞、劫之与  
盟、亦何踈乎、反不知杜之切、但華元之入、杜所云、恐不然也、  
用何術而入、今安可知、皆每用之說也、

### 子反懼吳之盟

邵宝云、子反何為而懼、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觀懼之  
一言、則華元之情狀可見矣、論者謂其狂見情實、殆非知華  
元者、

折衷曰、此不關于文義、然足解僻儒之惑、故錄之、



申固其命

折衷曰其命者、潞所受于天之命也、唯德能固之、申自天申之之申也、後世不知享國是天命、故凡命字、杜多為政令、因訓申字以審

文反正為之

折衷曰、正之反為邪、正字豎橫皆正、反之、乃歪斜者也、雖周文字不可知、而今之之字、尽皆歪斜、而每正者、因知古字不甚相遠也、正者、方正之義、其反是邪側者也、之者、匱之之義、非正之反焉、今唯以字形言之、故不直曰正之反、而特曰文、以文字親上文、人反正則至之絕、云尔、其義可見也、說文之篆作𠄎、若邪字作𠄎、斯可矣、之豈正之反乎、且𠄎字、画无歪

正

歪

斜者、豈反正乎、此許慎謬見左氏、而偽製者、無疑焉、

是

矢

鄭樵云、左氏曰、反正為之、正每義也、正乃射候之正、象其形焉、正以受矢、之以藏矢、見相反也、反正為之、其義在此、或曰反正為之、以藏矢、短牆也、正以受矢、所以蔽矢、是相反也、此亦反正為之之義、邪正之正、每所象、故正用候、正之正、邪用卿、邪之邪、並協音而借、是為假借之書也、

義

折衷曰、凡字、有本義、有轉義、學者先知之、為要、如正字、則方正、正直、及對邪之正、是為本義、射候之正、是轉義也、音亦轉為征、之字、則匱之之、是本義也、轉為射之、雖射有正之、其用則大有徑庭、非相及、如矛盾者也、且之制、雖不可知其詳、而以革作之、獲者、親獲者、之所以避矢也、本非與正對者



也。正受矢，之避矢，故為相反。此大不然矣。避矢者，人也。人之避矢，由之之受之，則之亦受矢。豈正之反乎？反正為之，左氏之外，无所見焉。若以射之正之解之，則於民反德為亂，則故災生，何所取義？鄭樵譏左氏不知六書，則其意謂反正為之，自古有此言。左氏不知為射之正之，誤為方正，置之之義，乎。鄭又云：邪正之音，借於侯正之正，与瑯邪之邪。然則轉義反為木義，冠履倒置，其穿鑿傳會為妄誕如是哉。後之學者，悅其新奇，吠聲以和。弱侯載之筆乘，睿父取於代醉。如馮氏左繡，則已引說文及徐鉉之說。又周禮并通志，首胤持兩端，而云：旧註欠明，與其有如是說，如欠明乎。

### 卒立召襄

博

折衷曰：召襄何人，又此何事。傳不備，則不可知也。杜云：襄，召戴公之子。孔疏因云：後終立之。毛氏後亦不滅。林云：不絕召之後，何由知之。我不信焉。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杜預云：略，取也。晉時新破狄土地，求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也。

折衷曰：傳特曰治兵，又曰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則必不如杜說，今以意改之。

吾從其治也。

顧炎武云：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昏曰治。折衷曰：治，謂疾而心未亂之時。凡人病昏則亂，酒醉則亂，然



治亂者心也、非謂昏醉為亂、故概云病間之時、則有弊也、  
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杜預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孔穎達云、民文田穀出共公者、不過取所借之田、欲以豐民  
之財、故不多稅也、

折衷曰、穀出者、民也、藉者、公也、民之出穀也、不過公之借力  
矣、此大不成義、而別云、以豐財也、亦不成文、夫十一之法、謂  
之徹、今若云、不過徹、則可上下相通也、而以借民力之藉言  
之、而致不通、傳決不然矣、因知藉非徹、義也、貢稅以穀、故稅  
可謂之穀、然今豈曰納稅、而曰穀曰出、不似言氏貢者、亦知  
此非稅法矣、十一之法、稱藉者、他无所見也、獨公羊云、古者

傳決

傳

什一而藉、穀梁仍之、此得無非誤見此傳、而為言乎、至藉之  
義、則何休謂借民力、沿訛千載、每致疑者矣、余斷以謂此論  
豐財之道、而藉是糶穀之法、言藉穀而豐、則不須稅畝也、然  
其藉法、今不可知也、姑錄以俟君子之正、

十六年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散冕命士會將中軍、

趙汾云、傳見列國之卿、猶有請命者、

折衷曰、傳以士會故書之、非為見猶有也、然因是可見皆有  
得王命也、

傳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大宰純云、公羊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何休云、火者、謂正寢  
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穀梁云、國曰災、邑曰火、其不



同如此、今未有所適從、姑從左氏可矣、然抑左氏人火之也、  
之言、所謂人火者、人故縱火也、天火失火也、讀左氏者、不見  
本文之字、以為人火、謂失火、天火、謂雷火之屬、雷火為災、世  
不多有、則其說固非、惟縱火亦世所希有、豈春秋時、獨多有  
之邪、此亦可疑、要之災火之辨、三家各一義、考諸經傳、皆有  
所不通、此必有定說、吾未之聞也、

折衷曰、公羊之言、以火之大小而言乎、瑣々小火、何足記、況  
他國乎、故記者皆大也、且書存大災、唯大書之、何特曰大、不  
通、故何休註之云云、果爾、雉門而觀、西宮、新宮、此不必宗廟  
朝廷、何以災書乎、然是猶可為大也、夫國之卿大夫士民之  
家外之都邑縣鄙、二百四十年、得無火乎、而不書火者、何也、

傳

火

且宣榭若小、則雖王家何書之、此公穀之妄、甚較著矣、夫自  
然大、雷火、固是天火、雖人之失火、亦有天火、亦有人火、周官  
火星入而禁火、此陽氣伏、而不得伸也、鬱為災、故秋冬火常  
多矣、而禁者、陶冶鑄銅之火也、此人為即天火之證也、宋衛  
陳鄭同日火、豈無失火乎、孔子何必自然火、而亦知桓僂是  
天意也、凡天意之火、皆天火也、天意多著於天象、古人精天  
象、故如梓慎等、預能知之、然天道恢々、有不可見者、故春秋  
皆以災書、為是故也、如宣榭、是人之枚火、無嫌於天火、故直  
書火、傳明之曰、人火之也、特著之字、豈不然乎、或曰、如子之  
言、則春秋以放火為人火、凡失火皆為天火乎、曰、不然也、失  
火亦有人火、亦唯天道遠矣、人不能盡知、故以災者、敬天戒

晉云枚恐故

傳



傳曰

人之意何以知之。傳於凡例則不云人火之日火而云人火曰火可以見也。讀左氏者草夕不致意不知其精密如是悲哉。余觀紫之園漫筆德夫始捨左氏而取公穀及後見之字反取左氏然考覈未精疑之今也逝矣恨不使聞此說也。江戶素多火聞不縱火者无一二而云世所希有春秋書火唯一而已而疑多事皆相戾大宰氏何意言之。

十七年請以其私屬

折衷曰杜云私屬家衆愚竊謂私屬必是其屬軍恐非家衆故不敢從。按邲之役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士會將上軍卻克佐林父退而士會為中軍先穀前已被殺則方今卻克中軍佐也。

### 盟于卷楚

傳傳

折衷曰經省略卷楚傳上曰會于斲道討貳也以叙經下又曰盟于卷楚以詳之杜云卷楚即斲道果然傳始當只曰盟于卷楚討貳也。

以成其悔

折衷曰孔氏悔字訓恨為三千恨各侯遣已非也傳氏得之秋八月晉師還

折衷曰此為范武子言發之林云君行師後故斲道盟歸稱晉師還此會而稱師故云尔師衆稱故古通稱師林與軍同視故辨之

君子如社稷庶幾已



折衷曰知字杜訓而非也朱申訓若是也但其解云君子若有所喜而為福則非也此社作喜看是取羨也

余懼其益之也

折衷曰朱申云恐其遷怒以害於晉而增益其亂也可也但加於晉是益之也朱似不知焉林云卻克畜憾日深必且增益禍亂於齊可笑或晉字之訛歟

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折衷曰大子以適子為之先王之典刑也然每適子或有而夭或有罪而替或每寵而不立則選於庶子故此所謂大子通適庶言之所以不云適子之母弟也父君在則大子未為君无可稱弟故不曰適庶同母異母總稱為公子此明母弟

之稱故以凡發例凌稚降以公在為在國可笑

凡稱弟皆母弟也

折衷曰稱弟有數端此公弟并肝卒是以恩書也齊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衛侯之弟黑背帥之侵鄭是年語黑背皆非卿以母弟故不曰公子而稱弟並非有得失也盜殺衛侯之兄繫是賤而殺國君之母兄故特稱衛侯之兄以深罪齊豹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君之母弟而殺其世子書弟所以深其罪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衛侯之弟鱗出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此同文而義各異也尋其變而羨自見焉稱全是衛侯之罪故稱弟此本羨也故傳不叙之鍼亦有罪然秦伯不能容故稱弟傳叙之曰罪秦伯也如

轉傳



傳

主

黃則陳侯无罪然不書弟則黃為罪不得已稱弟故傳以非其罪叙之此凡弟以母弟書之不生譏兄出奔多其人之罪也天王殺其弟佞夫此王之罪也然求其吏則似罪不在王也故傳曰罪在王也特言書曰以明之宋公之弟辰其出也罪在公其叛也罪在辰故並書弟見其義也雖有是非得失以母弟故皆稱弟故以凡發例也劉炫云前凡稱適妻子為文後凡稱妻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此總不得經傳意漫然以適庶分二凡傳何所見可笑杜氏叙例論母弟詳矣正義載之其文長今不備舉摘其不可者辨于此云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可也又云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非也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

傳傳

傳

傳

叛是稱弟者示弟而害兄也杜獨執鄭段為此說也段稱弟則罪專在鄭伯故不得不云弟若執段而書則當曰鄭伯之弟段以京叛而罪段也杜又謂秦鍼陳黃衛鍼皆兄事其弟也鍼轉誠兄之罪也若陳黃則兄每罪故傳不云罪陳侯而云非其罪於例云陳公子黃出奔楚則是其罪今稱陳侯之弟以知非其罪也如陳招宋辰稱弟則謂雖為惡不推及於其兄故從而下相殺也此其說之窮不待辨焉又云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篤睦非義例之所与故仍曰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此亦非也如春年鄭語衛侯晉國出君而合于晉使叔武攝君也叔武不稱弟者衛侯晉國出君而合于晉使叔武攝君



而會焉故以衛子書之何稱弟矣杜以莒擊視之云凡非卿則不上名於經矣殊不知不唯適子母弟也庶公子皆上於經矣夫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此先王之制也晉至文公始置六卿後世雖鄭亦置六卿然不之過也諸國不勝公子之多而經書之豈皆卿邪以君為尊也夫莒小國而在夷故雖卿亦不書而皆稱人嘉季友之獲而書擊故傳特以非卿叙之若書弟乃嫌於以卿書所以不書弟也以上杜所未悉者也且視曰史大淺視筆削大深征南亦犯有此病焉孔穎達云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愚謂鄭段叔武見于前季友恐非母弟又既為卿即母弟不須稱弟陳招既為卿元年每可稱

傳

弟者八年書弟以見其罪雖卿不得不稱弟焉

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折衷曰虐君不曰殺而曰弑夕字他每所用自是殺君之名戕殘也弑殺之異猶殘殺之別乎杜云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杜本于易而為此說易唯言巨弑君之由豈弑字之義因以戕為卒暴可笑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折衷曰大援朱申謂存非也杜云通於楚既不同又不能堅事存晉故云失大援也果爾非殺適立庶之故尤非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陸祭云許也季氏之黨也始則陽為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



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彊臣欲除異己者未始不  
毒人左右之

折衷曰臧氏不黨季氏故以正言拒之歸父固不足為賢宣  
公在時臧氏亦側目于東門氏故受季氏之意而逐之耳豈  
可與吾人左右彊臣同論乎可謂誣矣儒者皆以譏古人為  
心不求諸文義而妄誹謗人是宋儒遺毒矣



